

清史紀事本末

清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雍正英察

世宗雍正元年春正月頒諭旨十一通訓飭督撫提鎮以下文武各官帝在藩邸四十餘年於人情世態無不洞悉見當日政治腐敗達於極點慨然思有以整飭之故即位即首頒振肅紀綱之詔二月甄別翰林庶常官不職者勒令解退禁部員兼攝他司事三月諭各省督撫應行革職姓名造冊報部夏四月除山西陝西教坊樂籍令改業為民初明建文鼎革之際凡不附燕兵者或祖惡之均收入教坊使其世執賤業不得與平民為伍至是特令革除五月諭直隸巡撫李維鈞畿甸內旗民及皇莊內人等有擾害地方者皆密奏以聞先是所在旗人橫暴小民受累地方官吏莫敢誰何帝知之特令整飭六月加封孔子先世俱為王爵秋七月江南大旱以隆科多王頊齡為明史監脩官徐元夢張廷玉朱軾覺羅逢泰為總裁官並令其慎選儒臣分脩再訪山林績學之士存心忠厚學識淹通者一同編輯命於湖南地方建立試院母科另簡考官湖廣鄉試分闈自此始八月禁官民人等服用五爪龍紗服召集王大臣於乾清宮宣諭建儲事帝居滿邸時親見聖祖諸子親觀儲位爭奪紛紜深知建儲之法制不善反滋流弊然若斷然廢去又維國本不立非所以計久長乃折衷兩者之間特創儲位密建法以善之是日親以四子弘曆名秘書加絨各諸王大臣入見面語其故即命取密絨置諸宮中最高處正大光明扁額之後以備不虞自是而後此制遂為一代家法九月命纂脩律例除紹興府惰民籍其業與樂籍無異故令剷除之冬十二月安置天主教士於澳門先是閩督覺羅滿保疏言

西洋人在各省起蓋天主堂潛任行教人心漸被煽惑請將各省教堂改為公所其宣教師除送京効力外餘皆安插澳門從之

二年春二月諭刑部凡罪犯刑筋後即成廢人理宜審慎嗣後滿洲人犯此者應另行具奏時稱帝能慎刑惜漢族不得一體沾惠頗嘆皇仁之不廣云 頒聖諭廣訓以聖祖御製上諭十六條推行文義得萬壽名曰聖諭廣訓並製序刊行頒示天下 夏閏四月命續纂大清會典 命各省於通都大邑人烟稠密之區照京師例設普濟堂一所 命左右兩翼各立宗學一所尋復添設覺羅學八所以教宗室子弟咸安宮崇山官學各一所八旗官學八所以教八旗子弟時宗室八旗子弟以無教育故往往挾親貴之勢恣為威福帝特設學校以教育之皆闡大儒綜其事以進士若舉人為之教習貴族之有教育自此始 六月闕里孔廟災是月九日申時大雷電火自鳴吻中出大成殿及兩廡俱燬帝聞遣工部堂官一員往山東會同撫臣脩葺 設立井田擇內務府餘地及入官地二百餘頃給與八旗無業人耕種共一百戶各田百畝周圍八分為私田中間百畝為公田共力同養公田俟三年後所種公田之數再行徵取令戶部派員往設村莊蓋造房屋計口分給其耕種之人每名給銀五十兩以為置辦種粒牛具農器之用時八旗無業游民多習於頑惰常有不法之事帝患之遣戶部侍郎塞德條奏及此帝大喜從之 命吏部尚書田從典協理大學士 秋八月東南海嘯 九月停止各項捐納事例以西邊軍務將次告竣也 命山西丁銀攤入田畝徵收 冬十月封前明宗室鎮白旗正定府知府朱之璉為一等侯自明室覆亡後各舉稱兵起事者輒以光復朱明為詞聖祖知民氣不平易為浮言搖動思有以消納

其思念因欲訪明裔一人量授官職以奉明祀旨未發而崩帝即位詔廷臣訪求之尋廷臣等以
漢軍和府朱之地等六人引地詣封之地一等侯世德並令同禮部差官祭告明諸陵畢仍回京
居住十一月敕募兵民等出殯時前列諸戲及前一日聚集親友設筵演戲是年八月東南
水漲

三年春正月官擇固安縣官地二百頃為井田令八旗無業之人受耕欽天監奏本年二月
二日庚午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較付史館頒示中外並祭告景陵三月脩浙江杭州等府江南
華亭等縣海塘從督脩浙江海塘吏部尚書朱軾請也酌減蘇松浮糧從管戶部怡王請也
臺灣陳阿難益難等六社及山後七十四社生番歸化夏五月臺灣生番巴荖遠等四社狗仔
等十九社歸化冬十二月怡親王允祥等陳奏直隸水利營田事宜三款一白衛浞地等河情
形並附圖一深前等處各設營田一揀選河海帝嘉納之著議行諭先師孔子聖誕除四書五
經外凡遇此字俱加偏旁為邱字讀作期音

四年春正月嚴立黃銅器皿之禁已成者作廢銅文官估價給值候再有製造者照違例造禁物
律治罪時以制錢日少欲杜奸民私役制錢之弊從御史覺羅勒因特言也夏四月命雲南通
省地丁撥入田款內徵收秋八月河南巡撫田文鏡奏進豫省所產嘉禾有多至十三穗者帝
謂大統殫心竭力為國為民始能感召天和化災稔而成豐檢著傳諭嘉獎冬十二月黃河清
自河南夔州至江南桃源縣激清二十里經歷三旬有餘勅京外官俱加一級王公紀錄一次
五年春三月改命試期於三月舉行以本年閏月節氣稍遲二月尚寒故後遂為例復開洋禁

從開督高其倬請也。其倬疏言福興漳泉汀五社地狹人稠本地所產不敷實用請復開洋以惠商民並令出洋之船酌量帶米回閩。夏四月申銅禁。詔開除江南徽州寧國各府細民為良民。初帝以江南徽州府有伴檔寧國府有世僕本地呼為細民雖與樂戶情民相等且有兩戶村莊相等而此姓為彼姓服役有如奴隸况其主奴之關係何自而起則茫然無致詔江督查明定議。禮部議准皖撫魏廷珍奏請嗣後紳衿家典買奴僕有文契可攷未贖身者本身及子孫俱聽從役使至年代久遠文契無存不受主家奉養者概不得以世僕名之永行嚴禁詔從之。冬十月川陝總督岳鍾琪勦撫建昌免山番人事疏命議叙。冬十一月當給八旗校射人等銀兩帝御派妻考試各省武舉時射後欲炫耀八旗人等藝勇特令當眾校射所用之弓自十八箇力至十三箇力不等舉重若輕從容合度武舉等皆驚服帝大悅令分別賞給銀兩。十二月令各省六年進拔一次。命各省丁銀攤入田畝徵收從江督范時繹請也。

雍正六年春正月賜還安南國界內地舊境四十里。先是滇督高其倬奏請清理安南疆界應於湄峴河立界可收回舊境百二十里安南不允命現任督臣鄂爾泰清查給還八十里於鉛廠山下小河以內四十里立界安南復激切申訴帝以其地山川形勢中外截然勅諭之國王乃表謝帝嘉其詞旨恭順仍以四十里賜之。二月四川越巂衛官馬廠等處番民五百二十五戶及會監營所屬木里刺麻六祿塗都先後內附。夏五月報河南巡撫田文鏡為河東總督管理河南山東二省事務謂其善政為直省第一也後不為例。秋八月以引見人員陳奏履歷關粵兩省人鄉音不可通曉令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各地方官傳示教導粵兩省督撫遵建正音書院於諸

州縣以為士民學習官督之地。

七年春正月雲南鄉雲地督臣鄂爾泰以聞加鄂爾泰三等阿思哈尼哈番文武各官俱加級有差。先是雲南鄉雲地司道詣督府庭賀大理令劉某獨曰某眼昧實不見慶雲鄂爾泰為之默然者久之。二月諭兩江總督尹繼善合建新輔齊蘇勒祠帝以二人先後治河有功民社應予祀典著於黃河就近地方合建祠宇有司春秋祭祀。夏五月除廣東漢海生戶籍編入保甲安戶以船為家不得陸居至是飭該省督撫通飭晚諭准其登岸與齊民一同編列保甲。秋九月鄂爾泰奏執雲南白崖鄉平地湧出甘泉二股一出仙女莊一出蝦蟆口。

八年春正月直隸總督唐執玉奏鳳凰見於房山江寧織造隨赫德山西巡撫覺羅石麟同奏是月朔日食不見。夏五月除江蘇常熟昭文二縣正戶糧巧戶與惰民無異至是削除其籍列為編氓餘如江西浙江福建所屬山縣內棚民亦先後列入保甲。六月甘肅鄉雲見撫臣許容奏是月十五日遵旨於河州口外營建河神廟即有祥雲捧出五色成文。秋七月甘肅黃河清許容奏稱是月五日自積石關至撒喇城查漢達斯等處百餘里黃河激清徹底凡歷三晝夜。八月京師地大震。冬十月殺白雲觀道人曹士芳士芳河南人曾居京師白雲觀以怡王薦召見尋假歸河南後復以李衛田文鏡交章薦入宮治疾因誦經咒有天地聽我主持鬼神歸我驅使之語帝嚴旨切責其妄誕士芳乃作法為祟意在魘魅時江西道人婁近垣被召入京於宮中結幡招魂靈壇禱雨皆有左驗帝信之命居正大光明殿至是為帝設醮宮中祈禱四十九日患始除封近垣為妙應真人士芳伏法其親屬累年十六以上皆斬十五以下並母女妻妾發功臣家

為奴。江南地長。十二月頒禁吸食者與販賣者枷杖毋犯違違充軍鴉片烟產自英吉利自東印度商船會以之輸入中國民間始有吸食者。是年八月京師地震至一月有餘十月江南地震。

九年夏四月廣東瓊州歸化寺川縣生黎內附。六月以旱命刑部清理刑獄。冬十二月朔日化。

十年夏五月以京師早清理刑獄。秋七月江南大風海嘯。冬十月大學士九卿等奏景陵寶城山產瑞芝凡本詔付史館。

十一年春正月命直省設立書院。夏六月山東巡撫岳濬奏鉅野縣民李思家牛產瑞麟粉付史館並宣示中外。禁民間刊刻書冊凡遇胡虜夷狄等字每作空向又或改易形聲如以夷為虜虜為鹵之類犯者照大不敬律治罪在避忌諱者以此為尊君而帝則謂猶沉滿漢之形迹反昧於君臣之義云。秋七月四川總督黃廷桂奏鹽亭縣牛產瑞麟。

十二年春正月以元旦立春皇帝大悅語諸臣曰此天心所以示喜也豈得不以為慶。三月河南學政俞鴻圖交賄營私伏誅。秋七月江南大風海嘯。

十三年春正月小寶貴總督尹繼善奏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恭逢聖誕之辰雲南楚雄等處仰雲見同時廣東奏亦於是日仰雲見山東奏寧陽縣產麒麟。二月禁文武生員入伍食糧。夏四月停誣表烈婦之例。秋八月帝崩壽五十八謚曰憲廟號世宗。葬易州太平峪號泰陵皇四子弘曆即位以莊王允祿果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輔政。諭逐道士張太虛王定乾。

等。先是世宗時太虛等以爐火修鍊之術供奉西苑。至是命張遜回籍。諭內監等國家政事。毋許妄行傳說。外言亦無得傳入內廷。違者正法。先是世宗升遐之日。子朝如常。午後忽召鄂爾泰入宮。外間已喧傳恭順之耗矣。鄂爾泰入朝時。馬不及鞍。密騎煤窳而奔。髀血淋漓。下宿禁中。七晝夜始出。時值國家承平。長君繼統。何所危疑。而倉皇若此。於是大行被刺之說紛起。因有是諭。編者曰。世宗自謂敬天信神。又喜言祥瑞。在瀋陽時。見聖祖諸子中。覬覦非分者。各蓄藝術。士為秘密之運動。以傾陷儲宮。身幾不免。而已。雖備遭崎嶇。卒復玄佑。及入繼大統。次第翦滅諸藩。位尊志盈。遂復布其長生清虛學。造李衛田文鏡輩。復以心性之學導之。表厲逆性宗道。教者賈士芳。晏近垣等人。供奉左右。謂可為調攝頤養之助。故十餘年來。講祠林立。封神殆遍。於是欽天監及封疆奏報嘉祥。如珠聯璧合。瑞雲卿雲甘露醴泉嘉禾芝草麒麟鳳凰黃河激清日食不見之屬。以逢迎之。世宗雖外示謙懷。聞言內喜。以為帝王有真神靈非常方其延道士晏近垣入宮也。招鶴則仙禽降庭。禱雨則春霖立霽。世宗信之欣然。以神仙可致。導之為妙。應真人居之於光明殿上。迨至宮中。某作賈士芳下獄被戮。而張太虛王定乾之徒復聯翩入侍。其時大臣持祿為阿諛。小臣畏罪而將順。淇溢盈廷。無敢發言者。則羣臣習見夫世宗以猜疑排諫。殘辱臣下。故於深宮之舉動。未敢有所反對也。直至金石燥烈。鼎湖龍升。高宗踐阼。始盡逐西苑供奉諸道士。還故里。以世宗在位十三年。用兵斂財。世宗在位時。特置封樁庫於內閣之東。一切贓款羨餘銀兩存焉。末年三十餘萬。以至神仙土木之役。疲耗海內。幸以大權在握。政不下移。其英毅不減於漢武帝。明世宗故未為始皇道君之續耳。迨其後嗣孱弱。

受制母后義和神拳紅燈照為之滋禍遂致禍怒強鄰國隨以破聯軍長驅入北京兩宮蒙塵
一殿不振作法於涼為子孫業可不慎歟

清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兄弟猜忌及大臣之逐戮

聖祖康熙六十一年冬十一月世宗即位命貝勒胤禛十三阿哥胤祥大學士馬齊尚書隆科多總理事務召撫遠大將軍十四阿哥胤禵馳驛回京封胤禵和碩廉親王胤祥和碩怡親王胤禔多羅履郡王二阿哥胤祁子弘曾多羅理郡王先是康熙中胤祁居儲位會聖祖親征準噶爾胤祁奉命監國以性仁弱故為政務寬大不為聖祖所喜於是諸皇子希冀非分相與蓄術士結宦官為秘密之運動以傾陷之聖祖不察胤祁卒以此召禍一再冊立仍被廢斥及世宗嗣立恐諸人仍前固結將不利於己以胤祁胤禛久被幽繫不復能有所為胤禵等庸懦無足慮惟胤禛才望為諸王冠思有以籠絡之胤禛而能翰誦輔己者王黨勢孤日就消滅自無與朝廷為敵者乃封胤禛親王令與馬齊等同理政務餘番爵親王郡王有差又以胤禵為胤禛同母弟其出征西寧時中外羣相揣測謂聖祖試用胤禵使之立大功於國家為將來定儲地此時胤禵擁重兵在外深得西北方人心恐其生異志特召令還京師而改以胤禵派往軍前發遣前編脩陳夢雷父子於關外夢雷前緣事發往關東後聖祖東巡時以其學問優裕帶回京師今在誠親王處帑同編輯古今圖書集成一書誠王胤以文學著稱嘗當日侍左右世宗忌之至是坐以招搖不法並其子再敘遣命諸王阿哥名上一字改為允字以與世宗御名同也

世宗雍正元年春正月集侍衛官員等私在諸王門下行起二月發遣內大臣勒什亨往西寧隨貝子允禵効力先是允禵派往軍前時怏怏不欲行曰我何罪而斥我萬里且居喪未過百日

俟改任回時再任亦未為過帝怒謀其太監何玉桂官領漢給事奏道其當處治二人時帝指勒什亨不必記在檔案而勒什亨記之故有是譴三月晉封輔國公阿布爾為多羅貝勒賞給佐領總理事務時論阿布爾當首告二阿哥允祁謀書一事故擢用之後以大將軍允禔自軍前回時阿布爾不應出班跪接又宗人府建立碑亭阿布爾擬文勒石不應頌揚大將軍功德著革去貝勒撤其佐領夏四月帝自山陝回京師命貝子允禔留駐陵後附近之湯泉五月詔徙理郡王弘哲於鄭家莊去京二十餘里晉封貝子允禔為郡王語王大臣曰允禔心志高傲從此不自改悔則國法具在朕不得不治其罪允禔來時將此傳諭知之冬十二月革履郡王允禔王為仍在原固山貝子上行走以其自封王以來並不感激効力之故

二年夏四月革郡王允禔爵禁錮宗人府因奉使出口遲延不行也五月革貝子弘春爵弘春允禔子六月降貝子允禔為鎮國公以冊封貴妃金冊有舛錯故發遣貝勒蘇努內大臣德寧於右衛刑部尚書七十於三姓地方皆坐黨附諸王也秋七月郡王允禔謫守景陵允禔自立功西藏中外頗稱道之故帝忘之特甚冬十月發遣刑部尚書二等公阿爾松阿於奉天坐交通藩邸也十一月革世子弘晟為閑散宗室弘晟允禔子革裕親王係奉恩坐黨廉邸故二阿哥允祁薨追封和碩理親王諡曰愍

三年春二月發遣二等公鄂倫岱於奉天因其黨阿廉邸也夏四月解年羹堯免川陝總督大將軍任補授杭州將軍羹堯為藩邸舊人帝初登極時慮諸王為變常令羹堯表甲以從前後以平西藏青海杜浪積功爵上公晉太傅賜金黃服飾（皇子服諸王特賜者始許服）三眼花翎（

貝子品制一四正龍補挂（親王服諸王賜者亦少異姓初無賜者徒以與御服無別親王且改二行龍二正龍矣）其龍具之如此賞前後勲臣所未有後帝委以密訪允禔在軍中時劣跡成曰得狀吾必有以厚酬汝矣祭具無可議乃力為奏辯帝深滋不悅至是以養免督表內朝乾夕惕悞作夕惕朝乾帝怒曰養免既不以朝乾夕惕許朕則養免青海之功亦在朕許與不許之間其自恃有功故為怠慢耶抑或殺戮過甚致此守情也擬其平日帶兵尚屬勤於操練可改授杭州將軍 六月革年養免之子年斌子為年富男爵隆科多之子玉柱鑾儀使職 秋七月撤隆科多太子銜坐刑死年養免也並革養免杭州將軍職授閑散東京在杭州効力行走 革貝子允禔謫因山西巡撫伊都立奏奏其縱屬毆民也 九月革輔國公普照為普照養免妻叔 削去太傅一等公年養免職銜逮京高樹正法 冬十一月革內務府總管來保職以其阿附誠王故 十二月降郡王允禔為固山貝子謂允禔為大將軍時任意妄為也 賜年養免自盡帝久欲殺養免然以其功大不予保全恐有為盡弓藏之謂因而猶豫久之會四川巡撫蔡珽劾養免劾入京因而陳養免不法請欽命將軍督撫從鎮議奏諸臣迎合奏請速加誅戮議政處遂臚列養免九十二大罪應立正典刑帝令養免自裁子富立斬餘十五歲以上之子極遠極邊烟瘴地方充軍妻係宗室之女遣還母家族中文武官革職其嫡親子孫將來長至十五歲陸續發遣永不赦回有厚養其子孫者以官刑叛逆例治罪父太傅一等公遊齡儿工部侍郎布克保革職遊齡時年八十餘初亦坐死大學士朱軾力爭言以子刑父非法得免

四年春正月詔允禩允禔蘇芳吳爾占別稽賴宗革去黃帶子允禩改授民王妻革去福晉休回

外家嚴行看事。初允禩冊封親王。其妻黨往賀。福晉語來賓曰。有何喜可賀。恐今日封王。明日不能保首領。平帝聞而惡之。至是並坐。革隆科多職。派往阿爾泰地方辦理界務。隆科多為帝元舅。頗有機幹。帝之獲當璧也。隆科多與有力焉。故帝即位伊始。不時召見。造膝密論。頻與飲。至更深。隆科多或致沈醉。令人輿送出宮。初令其承贊。父佟國維一等公爵。尋加太僕。授吏部尚書。兼步軍統領。諭令啟奏處書寫。勇勇隆科多。後叙輔政功。復賞給一等阿達哈哈番世職。及年羹堯得罪。交部議處。隆科多時長吏部。未將羹堯公罪議革。帝謂其袒羹堯深惡之。然當時臣工尚無敢言其罪者。值田文鏡幕客鄂某者。窺知帝意。為文鏡草疏劾之。疏上。隆科多果得罪。而文鏡自是寵遇日隆。其得君之專。一時大臣無與倫比。二月。民王允禩貝子魯賓簡親王雅爾江阿鎮國公永謙俱除。避允禩名。俱監禁高牆。亦密雅爾江阿永謙等皆坐。詔附允禩。允禩也。三月。勅改允禩名為阿其那。允禩名為塞思黑。謫言猪狗也。時帝必欲殺二人。命諸大臣議其罪。大學士徐元夢泣奏曰。願上念手足之情。免二人死。帝怒。謫元夢中書舍人。撤食侍講。傳錢名世職銜。並書名於罪人四字。令該管地方官製扁額。後掛其居宅。又令廷臣各賦刺惡詩。一併入與名世自行刊刻進呈。頒示直省各學校。以其嘗贈詩年羹堯。稱頌平藏功德。謂當立碑於聖祖平藏碑之後。故也。夏五月。派兵提解允禩。並其子白起。來京。集錮壽星殿。殺鄂倫岱及阿爾松阿。戮蘇努及七十處革固山貝子滿都魯善郡王訥爾素。越裕親王廣寧。為俱監禁宗人府。秋八月。署直隸總督李紱奏報允禩病故。先是詔解允禩回京治罪。都統楚宗侍衛胡什禮等將允禩用三條鎖鎖等。至保定。奉旨即在此拘禁。及胡什禮回奏。述李紱有卷思黑一到。我即便宜行事。

之諱帝命胡什禮馳往諭止尋紱奏稱並無此諱及紱奏報允禔患疾帝命楚宗胡什禮揀送名醫用心調治至是紱以塞思黑病故奏聞九月宗人府奏報阿其那病故先是帝命將允禛改禁宗人府旋降旨曰管理宗人府順承郡王錫保才品優長乃國家實心効力之賢王今在內廷行走差違甚多者給與親王俸護衛官員俱照親王之數給用至是錫保以阿其那病故報聞冬十一月命將塞思黑之妻逐回外家嚴加禁錮

五年冬十月禁錮隆科多於暢春園外隆科多以帝令宗人府除去允禛等名因囑輔國公阿布蘭私抄玉牒底本存貯家中欲留為將來對合地也帝聞之大怒革阿布蘭公爵圍禁家中調回隆科多治罪至是錫保奏隆科多罪狀凡四十一款請正法命於暢春園外附近空地造屋三間永遠禁錮子岳興阿革職王柱發黑龍江當差十二月禁錮將軍貝勒廷信於暢春園外先是錫保奏廷信罪狀二十款請斬決命與隆科多在一處圍禁因廷信嘗稱允禛為人樸實阿靈阿為人傑又有旨詢問允禛年羹堯罪狀並不據實揭報也

六年夏六月降誡親王允祉為郡王錫保奏允祉嘗在御前喝責三大臣等毫無臣禮應革爵禁錮帝曰朕惟此一兄從寬降為郡王其子弘晟著擊交宗人府嚴行鎖錮

八年夏五月革允祉王爵禁錮景山永安亭宗人府奏其於怡親王喪事舉哀時全無悲泣之狀性情殘刻罪惡日稔應削去王爵革退宗室即行正法命從寬拘禁自是帝之兄弟及諸大臣凡為帝所猜忌者悉獲逸無遺矣

清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嚴集朋黨

世宗雍正元年夏四月帝初御乾清門聽政顧諸大臣曰朋黨惡習起於明季此風至今未息漸大臣有則痛改無則永以為戒反復數百言誥誡至切先是康熙朝廷臣見聖祖春秋高儲君在位以未能移定奪之機屢朕窺測聖心或有所默契者在相與謀擁護冀得一黨以達非常之敵而東宮官屬等思所以竭誠保護太子亦復固結其團體以相抵制於是分別門戶互相傾軋時分三黨各有私人如大學索額圖則黨於胤祚內大臣公佟國維則黨於胤禛尚書隆科多內大臣公費揚古等則皆翰誠於帝因之皇室召紛擾者數十載其後康熙四十七年歷儲命下胤禛亦得非聖祖晚年祀諸子不肖黨派紛爭無術以善其後為之憂情感傷至於齋恨以幾及天命有歸帝嗣立思有以解散諸人之黨援故於御門聽政之始即面諭諸王大臣諱諱以此為戒焉二年秋七月帝製朋黨論頒賜羣臣帝即位一年餘以來翦除王黨太急致人心惶恐門戶之見日深帝愀然憂之以為欲除朋黨之源當令與論之所是非與朝廷之所賞罰相為一致於是製朋黨論以駭示歐陽修君子有朋之說頒示滿漢諸臣其大要謂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為人臣者其當惟知有君則其情固結而不可解而能與君同好惡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而上下交訓誠殷殷較前更為謹切八月王大臣奏蒙恩頒賜御製朋黨論誦誦諒切臣等共矢公誠敬謹奉行帝召入問曰如王大臣等所奏未知是否眾意簽同抑或出於二三人之意見今既稱同意朕心深為慰悅但責實心奉行不可徒託之空言也復再三勉以一德一心共臻上理逾日又召

諸臣入告以宗室習氣之未善彼此視若仇讎皆由讒邪構釁其間致令骨肉生嫌耳且歷數胤祁胤提胤胤胤胤胤等之過失謂其不識君臣大義及從前諸臣保奏胤禛為太子之非是後復召諸王宗室入塾訓以結黨惡習各宜返躬自問有則速改無則加免且謂吾宗室甚眾務期和衷一體交相策勵以為子孫表範冬十一月先是工部郎中岳周拖欠錢糧胤禛私為補助數千金俾得如數完納帝謂胤禛有意要結人心至是語總理王大臣等曰胤禛存心狡詐結黨營私朕屢加訓誡冀其改過自新乃在廷諸臣為其所愚反謂朕過於苛刻為其抱屈此朕審察諸人神色而知之一年以來大小臣工因其貽累者不少乃甘受罪戾豈無悔心似此其黨援終無解散之日也彼既怙惡不悛諸臣復不省悟用特諄諄誡諭倘諸臣洗心滌慮盡改前非則其黨散勢孤矣再傳語九卿大臣及工部上駟院兩衙門官員等曰廉親王有心擾亂國政時使銀錢悉買人心汝工部上駟院兩衙門人等慎勿墮其術中為所愚弄用是再加曉諭汝等但於辦事效力之處一歸於正勿被其引誘惑亂如無知入其黨與朕必治以重罪

三年春二月戊戌公爵鄂倫岱於奉天召王大臣入語以胤禛等私結黨援牢不可破若一經訊詰則國法難容朕因欲保全骨肉不事深求但將其黨首鄂倫岱發遣使之遠離京師以免遇事生波嗣後大小臣工若有暗附胤禛之黨者必置之重辟使彼等黨援解散無附會濟惡之人正所以曲為保全之計也三月通諭八旗嚴禁家人結黨者交步軍統領五城官員凡大臣等之家如有嫁娶筵席延訪親友等事令各稟明家主然後舉行倘有私結黨羽約為兄弟彼此會飲藉以鑽營請託者即嚴拿治罪夏四月驗看工部製辦阿爾泰兵器大臣等係來保回奏所製

器械並不堅利帝召訪王大臣入語之曰朕與廉親王分屬君臣豈屬兄弟今觀胤禛之於朕則情如水火勢等敵國朕屢於諸王大臣前降旨訓誨視諸王大臣之意多有以為屈抑者何如汝王大臣等果能悉知其非則其黨與自然解散矣五月以隆科多年羹堯得罪革職問擬謝大學士九卿等凡屬二人門下宜亟解散黨羽洗心革面違者從寬之時決以逆黨從重正法六月以總督岳鍾琪高其倬楊宗仁提督吳陞魏經國深知大義不附邪黨俱著加太子少保銜總督孔毓珣河道總督齊蘇勒俱加兵部尚書銜秋七月衍聖公孔傳鏞疏請頒賜聖諭廣訓朋黨論二書帝優詔答之曰先師子孫從無趨附匪黨之裏所請二書不必頒發

四年春正月宴諸臣於乾清宮諄諄告誡諸臣毋蹈年羹堯隆科多結黨營私致罹國法之覆轍夏五月以胤禛胤禩胤禵胤禩等與鄂倫岱阿爾松阿蘇努七十拉錫普奇挨叙阿靈阿等結為朋黨鄂倫岱等在聖祖前協力保舉胤禛為太子及屢稱胤禩禱氣象大方種種不法已先後分別治罪特晚王大臣九卿等知之冬十二月發遣御史謝濟世於阿爾泰先是田文鏡撫河南誣劾屬吏黃振國鄧言綸汪誠開敞等直督李紱過河南面斥文鏡有心蹂踐讀書人文鏡密奏紱與振國同年將結黨為被劾諸員謀報復已而紱果面奏退復連疏糾之帝先入文鏡言將罪紱而濟世靈章劾文鏡貪贖不法十罪疏中亦及振國等事帝不憚曰彼孰能臣朕方倚任爾毋惑浮言誣奏據還其疏濟世伏地不肯起畢益力帝震怒命九卿科道集刑部訊交關狀濟世曰文鏡之惡中外皆知濟世諱孔孟書粗識大義不忍視森人罔上故冒死以聞必欲究指使者乃獨有孔子孟子耳尚書勵杜訥曰是當刑訊御史陳學海在班中忽起走庭中北向大言曰與謝

某交通者我也。眾愕然。將以聞。請并訊。俄傳謝危訊。祇濟世職。發阿爾泰軍前功在。

五年秋八月。逮工部右侍郎李紱。奉天府尹蔡珽入京。下於獄。先是。紱撫桂時。以清直為帝所器。重權臣忌之。作四巡撫論。皆痛詆。以為亂政之魁。四巡撫者。滇撫楊名時。東撫陳世倌。其二。則紱與珽也。至是。珽在直督署任內。珽在奉天。因謝濟世參劾。田文鏡。帝謂出於紱與珽之授意。逮京治罪。至於議斬決。妻子入卒者庫。浣衣局。財產入官。命從寬改斬監候。兩次決囚。縛二人同至西市。向子反接刀。置朝問。此時知田文鏡好否。紱對曰。臣愚雖死。不知田文鏡好處。乃俱赦。是仍置請。至珽立朝。尤風節炳然。當帝在邸時。聞珽名。屢使王府行走。馬爾齊哈授意。珽令往見。珽辭之曰。珽職居世士。無往見藩王禮。後年莫免入京。至邸謁帝。帝極贊稱。珽與塞爾圖之才。可謂冠絕羣類。並告以招之不來之故。莫免出見珽。遂語及之。且勸珽入見。珽仍堅辭如故。及二人之待罪也。朝士完之時。以文鏡得君。亦無敢為之說。頗者。遂困於文鏡。幾死。冬十二月。詔大將軍貝勒延信。有變。援營私之罪。已褫革監禁。因語廷臣曰。人臣朋黨之弊。最足以害人心。亂國政。因歷舉蘇努阿靈阿鄂倫布等。同惡結黨之罪。謂朋黨小人。自古帝王之所必誅。聖賢之所垂戒。唐虞之世。共工驩兜比周為黨。舜必真之於法。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易經渙之四曰。渙其羣。元吉。朱子謂上承九五。下無應與。為能散其朋黨之象。則大善而吉。末復謂彼等比黨之害。朕在藩邸時。知之甚悉。故臨御以來。將其朋比為奸之處。屢次宣示中外。蓋為世道人心。宗社國家計。不得不痛予懲創。嚴加誅論。惟冀大小臣工。以此為炯戒耳。

七年夏五月。詔科道等官。嗣後條奏事件者。如文武大臣等。輪班具奏。先是。帝以科道諸臣對於

朝廷之舉動有發言之權而中外大臣往往要結言官反對朝旨議論器然深患之因命科道等
於露章之外准其密摺奏事孟欲免言官瞻顧嫌疑之私即以去臣工植黨營私之弊也繼又以
近於密行告訐恣言官藉以挾制把持乃停止其密摺令各仍用露章由是科道等相率緘默不
言無敢有所建白帝深滋不悅謂以朝廷耳目之官視國家之政治如陌路忍心害理莫此為甚
因手諭訓飭令科道等痛改頽風洗滌故習盡謫言獻替之道成蕩平正直之舉苟或植黨營私
肆言亂政此倡彼和顛倒是非實國家之罪人為王章所不宥云自此令一下而臺臣之風氣反
視前為蠱耕矣秋七月詔罰給事中邱尚志御史李元直俸因尚志密奏崇文門餉銀一事不
應漏洩於外元直於未行密奏備訪他人密奏之事而後入奏大忤帝意令分別罰俸並手諭內
閣指為朋比叢援作成作福之漸令傳諭科道諸臣嗣後僅有密奏之事朕未將本人姓名發出
而本人自行漏洩或私自存稿者一經發覺必嚴行訊究從重治罪冬十月諭翰詹科道等勿
蹈朋黨惡習因引康五瑞祖道李紱究不能掩其惡李紱蔡廷欲害田文鏡反自害其身為眾人
炯戒並諭諸人時時體認此旨以期躬行實踐云諭科甲出身官員等務去其黨援朋比之結
習為朝廷彈竭忠誠秉公辦事將見君臣上下一德一心治道自此而日隆世風自此而日厚時
田文鏡不由科目出身每因奏事頗詆科甲中人為不可信帝素重其言故有此諭

清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青海及準部之用兵

世宗雍正元年秋八月青海羅卜藏丹津率眾內犯命川陝總督年羹堯備兵迎擊青海自康熙三十七年內屬中國常資其力以捍準部西藏之役青海諸部長皆從征以功晉封王公者甚眾至羅卜藏丹津襲和碩親王爵自以青海及西藏舊皆和碩特屬土而已又願賈汗嫡孫當回復先人霸業總長諸部聞帝新立欲來機脫中國羈絆乃誘諸部聯盟於察罕陀羅海令各復故號不得稱王貝勒公等爵而自號達賴渾台吉以統之又誘使青海大刺麻察罕諾們從己復陰約準噶爾部長策妄阿喇布坦為後援於是青海與準部之聯合成而遠近游牧刺麻二十餘萬同時騷動惟丹津之同族郡王額爾得尼及親王察罕丹津不從先後挈眾內奔丹津率兵追之帝聞命青海理事大臣侍郎常壽傳諭丹津令罷兵丹津不奉詔反誣額爾得尼等謀據西藏因諸部不服將率眾與決勝負至是已渡黃河廷議調西藏兵於其渡河時邀擊之於渡口故有是命冬十月命年羹堯為撫遠大將軍駐西寧相機進剿羅卜藏丹津以四川提督岳鍾琪參贊軍務丹津以沙拉圖為根據地遣兵分窺西寧附近堡驛先後誘執侍郎常壽筆帖式多爾濟幽之堪布廟中羹堯既奉詔督師乃分兵北扼布隆吉河（疏勒河）防其內犯南守巴塘裏塘等地斷其入藏之路又請勅靖逆將軍富寧安調都統穆森吐魯番駐防副將軍阿喇衲分屯吐魯番及噶斯湖絕其與準部之交通而令鍾琪自松潘至西寧沿途防堵於是丹津屢次遣兵分寇西寧皆敗去時多爾濟已不屈死丹津遂常壽歸而上表請和帝不許

二年春二月奮威將軍岳鍾琪率師直抵青海之沙拉圖羅卜藏丹津遊擒其家屬青海平先是帝知丹津窮蹙益趣姜堯進兵姜堯請於四月草生時由西寧松潘甘州布隆吉河分四路進攻鍾琪則以分攻非策願來青草未生時兼程進以持其不備廷議壯之授鍾琪奮威將軍專任西征事鍾琪遂以是月初八日出師由布爾哈屯趨沙拉圖沿途賊敵哨探直抵其帳敵始知兵至倉皇驚潰丹津衣番婦服夜遁其母阿爾太喀七及其妹夫克勒克濟農藏巴吉查並八台吉等悉就俘降者數萬自出兵至此前後僅十五日帝大悅詔封鍾琪三等公姜堯及其父遊齡均一等公晉太傅青海悉定。

七年春三月以內大臣公傅爾丹為靖邊大將軍出北路川陝總督公岳鍾琪為寧遠大將軍出西路往征準噶爾初羅卜藏丹津往投準噶爾策妄阿喇布坦朝廷屢遣使索之不奉詔時西北兩路之師已撤雍正五年冬策妄阿喇布坦死子噶爾丹策零立帝欲來喪討之大學士朱軾都御史沈近思皆以時未至惟大學士張廷玉主用兵時傅爾丹襲爵為領侍衛內大臣以容儀修偉薦為帥至是築大將壇率師五萬行諸蒙古諸臣皆執鞫以從都統達福力諫帝曰策逆已死噶逆新立何云不可達福曰策逆雖死老臣固在噶逆親賢諸酋長皆感其先德力為捍衛我以千里轉餉之勞攻彼劬死之眾臣未見其可况湯暑未易興師乎廷玉曰六月興師載諸小雅君未知耶達事愈力帝曰然則命汝副傅爾丹行尚敢辭耶遂出師命達福從征。

八年夏五月詔岳鍾琪傅爾丹回京命侍郎杭奕祿眾佛保偕準噶爾使臣特磊前往議和先是雍正七年十月鍾琪師抵闐賴大板斥候適策零遣特磊至說稱已解送羅卜藏丹津前來以聞

出師而止。至是復遣特岳至京請朝廷赦其已往。當以丹津獻帝信之命暫緩進兵。遣杭奕祿等偕特岳往議。且詔兩大將軍回京。而以副將軍巴賽提督紀成斌分攝兩路軍。冬十二月。準噶爾兵犯西路。聞舍圖卡倫劫牧場。總兵官興廷等擊退之。初。岳鍾琪奉召入覲。紀成斌既推西路軍。命副參領查廉領卒萬人牧駝馬。廉以偏裨督五十人牧放。已率眾避寒山谷。聞置酒高會。為樂。乘夜不備。越卡倫縱掠駝馬。廉棄軍走。總兵曹勳聞警率兵往救。敗績。總兵官興廷率副將冷大雄等以兵二十轉戰七晝夜。救出卡倫守兵。會合總兵官張元佐等擊殺敵兵。無異。駝馬牲畜悉奪回。廉見成斌。委罪於勳。成斌哂之曰。滿洲人之勇固如是乎。收廉將斬之。而鍾琪自京回營。成斌告其姪鍾琪。驚曰。君今族矣。滿洲為國舊人。吾儕豈可與抗。以干其怒耶。解廉縛。以善言撫之。而委罪於勳。斬以徇。廉反恨鍾琪利害。後總督查郎阿出邊。故廉取也。入廉言。勳鍾琪逮獄。論死。斬成斌於軍。廉竟得免。

九年。夏六月。傅爾丹敗績於和通泊。副將軍巴賽等戰死。策凌遣大策凌敦多策索敦多布以兵三萬犯北路。先遣諜至科布多。佯為我獲。詭言準部連年與可薩克交戰。駝馬羸弱。可襲而破。此時大隊未至。其前隊千餘駝馬二萬在博克託額。距此三日。福傅爾丹欲進師。副都統定壽海壽侍郎永國等力諫。傅爾丹絕然曰。國家所以無敵者。以武臣不畏死耳。君等安可蹈漢兒的習哉。命整軍以進。主事何溥扣馬諫。傅爾丹曰。最爾漢儒。安識兵事。以鞭扶其手而去。翌日。前軍至和通泊爾。譯言大澤。胡胡茹速作。地裂四合。如黑雲。遂為敵軍所圍。傅爾丹策後軍往援。前鋒四千。悉戰死。直犯中軍。傅爾丹命蒙古兵禦之。科爾沁蒙古偃紅旗首遮土默特蒙古奮身入敵。

曼衆見白旗請索倫兵收駁曰白森兵陷敵矣請軍遂大潰終夜甲仗聲不絕傅爾丹舉止失措
惟撫馭滿洲士卒曰慎勿墜家聲也於是自副將軍巴賽查爾納以下蘇圖馬爾齊西彌賴海蘭
戴豪等先後戰死及自殺者凡十餘人定壽海壽永國何溥達福與馬皆一時將帥之選也得還
科布多者僅二十人敵獲塔爾岱以皮繩穿其脰或以皮囊載諸馬後從容唱胡歌返科爾沁王臣
佳待中免以鉅金賂傅爾丹傅爾丹受賄反謂土默特兵先敗收公沙律斬之士卒皆忿敗報聞
帝大慟曰悔不聽達福言詔以大學士馬爾賽為撫遠大將軍毛歸化城降傅爾丹振武將軍而
以順承郡王錫保代之移科布多營於察罕度爾初兵鍾琪赴傅爾丹宮廬中會議進兵見四壁
刀架森列問何所用傅爾丹曰此吾所素習憇以勵衆鍾琪出語人曰為大將者不恃謀而恃勇
亡無日矣至是如所料。

十年秋八月和碩親王額駙策凌大破準兵於厄爾得尼昭準將小策零敦多布西遊策凌為元
裔自幼侍內廷尚公主尋攝屬歸塔米爾河累從征漠北有功雍正九年九月噶爾丹策零既敗
傅爾丹於和通泊乘勝東犯喀爾喀取道阿爾泰山南入策凌迎擊於鄂登楚勒河大破其衆是
年七月策零遣其將小策零來犯厄得爾河錫保檄策凌禦諸木博圖策凌既西策零乃突襲其
帳於塔米爾河掠其子女牲畜策凌聞警即回師馳救並請錫保發兵夾攻至是大破小策零之
衆於厄爾得尼昭（光顯寺）敵三萬幾盡殲而錫保之援兵不至小策零得從推河遁去策凌
急撤馬爾賽於拜達里克河邀擊之馬爾賽閉關不出曰吾奉命屯戍於此未奉退賊之命也軍
士登城望見敵騎過者紛雜不復成行列請開城迎擊其副帥都統李秋以鞭揮衆曰緊閉門越

者斬。諸將益懼。裨將傅籍慷慨言曰：相公奉命遠敵歸路，今豕突至此，奈何！任其颺去，率本部斬關出擊，斬于計，而小策亦已從前隊過。事聞，斬馬爾賽及李秋以徇。時錫保王爵。

十二年秋八月，降旨罷征。準噶爾遣侍郎傅籍學士阿克敦前往議和。策零自厄爾得尼昭大創之後，稍稍徙去。兩路將軍陳師邊境，欲誘之使來，以俟邀擊。而策零持重，究不至。至是，經略鄂爾泰出巡阿克蘇，歸言：準部未可猝滅，擾撤中華無益。遂降旨罷兵。北路撤歸鄂爾坤，西路撤歸哈密。巴里坤、道爾等往準噶爾商議清畫疆界事。計自康熙五十六年備邊以來，餉七十餘萬，勞師十六七載，至是始克有平和之希望。然至乾隆年間，又來準部之內亂，而遠征軍紛紛出發矣。

清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俄訂尼布楚條約及增訂市約

世宗雍正四年春正月遣革職吏部尚書公隆科多等往楚庫拜姓地方辦理俄羅斯疆界事務自康熙二十八年十月尼布楚條約締結以後中俄邊境之紛議漸泯未幾喀爾喀三汗內附其一切主權皆操之中國俄人於喀爾喀土謝圖部之貿易轉而與中國政府為交涉於是中俄互市之問題以起逮五十八年俄帝彼得第一遣使臣義斯麻伊兒及蘭給來請改訂商約當呈遞國書時政府惟與俄使齟齬爭覲見禮節強使之行九叩首禮謂外使至華當從華俗而於其所請則置之不答俄使亦屈從之既察知中國無議約意義斯麻伊兒遂徒手返國留蘭給居京師以徐商改約事然久之仍不得達其目的及雍正三年彼得崩女帝加他郝第一立以是歲遣使拉克青斯奇來申前請且欲會議喀爾喀與西伯利亞之疆界帝許之至是聞其使薩瓦將蒞楚庫拜姓地方特命隆科多前往會同喀爾喀郡王額駙策凌貝勒博貝散秩大臣伯四格設軍統領喀爾吉善辦理阿爾泰界務事竣即赴楚庫拜姓會同俄使議定邊界

五年夏六月命吏部侍郎圖理琛會同郡王額駙策凌內大臣伯四格等往定喀爾喀與俄羅斯邊界時隆科多以私抄玉牒事擊問回京特改派圖理琛往代秋八月議約使策凌等與俄羅斯公使薩瓦會議於後貝加爾洲地方各遣員審定邊界約成共十一條所謂恰克圖條約者也亦稱布拉條約其要者如下(一)兩國邊境當互查彼此逃人捕送本國但逃亡在和約締結以前者勿論(二)以恰克圖為兩國通商之地自額爾古納河岸至齊克泰奇隴以楚庫河為界

自此以西以博木沙畢嶺為界各立界標誌之。(三)以烏特河地方為兩國中立地彼此不得侵佔。(四)俄國商人得三年一至北京貿易但人數以二百名為限留京不得過八十日往來當由官定之路徑不得迂道他往違者沒收貨物。(五)京師俄羅斯館聽嗣後俄人來京者居住俄公使欲於京師建會堂中國當予以補助聽俄國教徒居住教徒得依本國例規於堂內請經禮拜。(六)遞送公文者來往當由恰克圖。(七)兩國邊界各置頭目東公辦理一切此條約得兩國政府批准後兩國文書往復均不以皇帝之名中國以理藩院俄國以薩那特衙門彼此貿易及國交之端結遂日漸繁密矣。

六年秋八月革吏部侍郎圖理琛職因追議前定界時與俄使鳴謝天並立木牌於定界邊所旋焚之又擲納俄國貿易人入界遂速治。

七年春三月以革職倉場侍郎托時賞加侍郎銜出使俄羅斯時議討準噶爾恐俄人干涉之特遣托時往聘請其嚴守中立。

八年春二月復遣侍郎托時往使俄羅斯時以俄女帝安那宜萬新立往賀即位也。

九年夏四月復遣侍郎托時出使俄羅斯時方用兵準噶爾而伊犁密通俄使恐其為準部後援故特外交政策以歛之。

高宗乾隆五十七年春正月庫倫辦事大臣松筠普福會同喀爾喀貝子遜都布多爾濟與俄羅斯公使色勒裝特增訂恰克圖互市約五條自雍正五年與俄訂恰克圖條約成立後內地商民往恰克圖及庫倫貿易者日衆其出口貨以烟草茶葉緞布為大宗至乾隆二年以監督俄羅斯

館御史赫慶之請停止俄人於北京之貿易令統歸恰克圖命土謝圖親王台吉等董治其事二十七年特設庫倫辦事大臣二人理邊務一由在京滿蒙大臣內簡放一由外蒙札薩克內特派先是恰克圖貿易兩國均不榷稅於是恰克圖地方百貨雲集市肆喧闐漠北荒涼之區一變而為繁富之域未幾俄人漸渝禁約私收貨稅兩國邊民又時有偷竊馬匹之事其數不可稽俄人移文責償必浮報其數帝厭之乃於二十九年閉恰克圖不與通市而辦事大臣等輒乘間舞弊私與交易朝廷震怒於三十年削土謝圖郡王朵齊多濟壽誅大臣且違厲行閉關之策及三十三年庫倫大臣慶柱以俄羅斯悔罪請開市入告遂貿易如初後四十四年俄邊吏庇護罪犯不予會審大臣索林奏請查辦復閉關逾年事始解而五十年又以俄屬布哩雅特種人烏呼勒咱等入邊行劫奉旨絕市至是松筠等以俄羅斯恭順乞恩入請乃復與增訂市約五條在恰克圖市圍(買賣城)互換(一)恰克圖互市於中國初無利益大皇帝普愛衆生不忍爾國小民困苦又因爾薩那特衙門額請是以允行若復失和罔再布奠開市(二)中國與爾國貨物原係兩國商人自行定價爾國商人應由爾國嚴加管束彼此貨物交易後各令不爽約期即時歸結勿令負欠致啟爭端(三)今爾國守邊官皆恭順知禮我游牧官摩相稱好爾從前守邊官皆能如此又何致兩次妄行失和以致絕市乎嗣後爾守邊官當慎選賢能與我游牧官遞順相接(四)恰克圖以西十數卡倫爾之布哩雅特哈哩雅特不法故致有烏呼勒咱之事今爾國當嚴加禁束杜其盜竊(五)此次通市一切仍照舊章已頒行爾薩那特衙門矣兩邊民人交涉事件如盜賊人命各就近查驗緝獲罪犯會同邊界官員審訊明確後本處屬下人由本處治

罪爾處屬下之由爾處治罪各行文知照示眾其盜竊之物或一倍或幾倍罰賠一切皆照舊例辦理。夏四月復開恰克圖市時俄人以閉關七年之故損失不少急欲回復市利故此次交涉極臻平和而大臣松筠等則以俄羅斯人感激皇仁倍申誠敬等語列欵具奏帝亦以前次西藏與廓爾哈因貿易上事件啟蒙構兵數載特訓諭筠等引此為戒約束商民嚴禁欺詐免啟爭端又飭理藩院改良外交文書務主公誠信義自是兩國商民互市不絕焉

清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乾隆極盛

高宗乾隆元年春正月詔撤西北兩路兵。停京師及各省捐納事例。夏四月命保舉賢良方正。六月逮四川巡撫王士俊下獄初世宗朝政令繁苛專事刻覈中外為之嗟然帝即位欲拯其弊而矯枉過正因寬成玩諸事遂日形廢弛士俊密摺痛陳其害略謂近日條陳惟在翻駁前案甚則對眾揚言有止須將先帝時事翻案即係奸條陳之說傳之天下甚駭聽聞帝覽疏震怒命逮士俊來京交法司嚴審嗣定為斬監候然自是用法日趨於繁密疊興大獄其為閭閻之擾累反視雍正中有過之無不及矣。

二年夏四月以旱命刑部察獄。出傅爾丹陳泰岳鍾琪於獄。五月准新進士條奏地方利弊。

秋七月永定河決閏九月濟直隸決水縣拒馬河。

三年春三月以旱命刑部察獄。夏四月以旱求言。五月定各省水旱災五分即蠲免例。秋

七月江南蝗災。冬十一月寧夏地震水湧新渠寶豐縣治沈沒。

四年春三月大學士稽曾筠卒。曾均治水用引河殺險之法前後於河工塘工咸能底績。至是卒。

命與前河臣新輔齊蘇勒一體祠祀予諡文敏。夏四月以旱申命求言清獄。飭直隸江南捕

蝗。冬十二月圈禁理親王弘皙於景山東藥園因宗人府福寧首告弘皙聽安泰泰邪術大逆不

道也安泰亦生絞。

五年春二月命直隸山東山西湖南廣東等省招商採煤。夏五月以旱命清獄。秋七月禁私

傳旗地。冬十一月重輯律例及一統志成。

六年春三月賜提督鄂善自盡。因御史仲永壇疏劾其受賄親訊得實也。擢永壇為僉都。秋七月命北省勸民私開溝洫。投山西學政喀爾欽以賄貴生童縱僕營私違禁漁色等罪伏法。

冬十一月尚書徐元夢卒。子誼文定元夢初以不附明珠賤為構死。十二月大學士張廷玉請解部務不許。先是都御史劉統勳疏言外間輿論動云桐城張姚兩姓占却半部擢紳請加裁抑。又尚書公訥親兼差太多宜量予減省。帝以疏示廷臣。廷玉因奏辭兼部。帝不允。後二人晚節不終一如統勳言。

七年春正月彗星見。二月定選拔為十二年一次例。因以前六年一舉為期太近也。三月命舉直臣以備臺諫之選。夏四月停文武鄉會互試例。

八年春二月命保舉堪任河工人品。夏四月纂修醫宗金鑑成。六月以旱申命求言。冬十一月彗星見。今新遂州縣官驗看時摘問律例數條。令其條對與履歷並呈著為例。十二月

飭直省撙除蝻孽。

九年春正月命大學士訥親查閱河南山東江南營伍並勘驗河工海塘。夏四月以旱命察獄。五月命大學士劉於義往保定會同高斌籌畫直隸水利事。冬十二月命各省錢穀刑名年

終彙冊報部。

十年春正月命會試改期三月永為例。夏四月申諭各省釐正文體。以旱命察獄。九月貴州大定府畢節縣屬赤水河從督臣張廣泗請也。由遵義府直達四川重慶府往來稱便。五月

停江南河工捐例。秋九月禁用非法刑具。冬十月命四川嚴查國匪。十二月允開雲南金沙江上游之蜈蚣嶺等灘。從督臣張允隨請也。

十一年春三月丁卯朔日食。命密保堪勝尚侍督撫人員。四川賊對土酋班滾作亂。遣內大臣班第努三等前赴軍營。閏月律呂正義後編及重修明通鑑綱目書成。夏六月江南雨雪。慶復奏會同班第等攻燬曠對之了魯泥日寨。班滾及寨目姜錯太等俱燒斃。報聞。冬十二月命十年一修玉牒。

十二年春正月命慶復查閱甘肅營伍。尋召入為武英殿大學士。三月命保選堪勝道府人員。夏五月定督撫養廉銀兩。秋七月乙丑朔日食。東南濱海暴風海嘯。

十三年夏五月禁福建商民入天主教。秋七月殺浙江巡撫常安。因督臣喀爾吉勒具劾。安訊實論絞。閏月殺湖廣總督塞楞額。知府金文醇。革江南總河周學健。湖廣巡撫彭樹芬。楊錫紱。職罰修直隸城工。皆坐皇后喪中判頭也。刑部尚書盛安。因議文醇罪案從輕論死。秋九月諭國朝寶璽朕依次排定其數二十有五印文向兼滿漢內青玉。寶係清字篆文。乃太宗時所貽。自是以上四寶均世代相承。傳為世寶。不宜輕易。其檀香以下二十一寶。從新定清字篆體改鑄。冬十一月諭各處本章。概改用題本。

十四年秋八月定歲科考生童默寫經書例。從山西學政德保請也。

十五年夏五月癸丑月食。命臣工直陳闕失。

十六年夏五月丁酉朔日食。停止知縣三年行取例。冬十二月禁苗人充補額兵。

十八年秋八月。銅山縣隄決。殺貽誤工程之同知李煇。守備張霖。

二十年春二月。乙巳朔日食。夏六月。南方雷雨。天氣寒如冬。秋七月。蟻如棉。殺不實。冬十

二月地震。

二十一年秋七月。定革職人員。概准捐復例。

二十二年春正月。改會試二場。表文為五言八韻。唐律一首。夏四月。戍內監于榮煥於鳳龍江

因倚勢在街市中。戲侮巡檢張若瀛。若瀛按法懲治。事聞命遣戍。秋九月。賜雲貴總督恆文自

盡坐令屬員買金。短絀金價。及縱容家丁勒索門包也。冬十一月。殺山西布政使將洲。坐虧帑

也。十二月。命保舉堪管專閩人員。准呂宋船於廈門貿易。

二十三年夏四月。諭鄉會試第一場四書文後。增性理論一。遊從言官吳龍見請也。冬十二月

癸丑朔日食。至八分之多。丁卯望月食。

二十四年春三月。彗星見南。右月餘乃滅。夏四月。以旱命清獄。准臣工言利興。

二十五年夏五月。甲辰朔日食。

二十六年春正月。紫光閣落成。賜大學士公傅恆以下功臣五十人畫像。夏五月。弛貴州民苗

結婚禁。秋七月。命減緩三次以上人犯罪。

二十七年秋八月。諭督撫同省不得交布政使攝篆者為例。九月。庚申朔日食。

二十八年秋七月。松江府境暴風。三日夜不息。不盡假。諸縣田顆粒無收。府署白日被劫。巡撫洪

之傑諱災不告。反取句容縣青苗一束。贈嘉禾園上。獻寶書嘉獎。宣示中外。九月。乙卯朔日食。

三十年春三月甘肅地震。秋七月甘肅地再震。九月命各省書院山長六年後者有成效者
童子議叙改山長稱為院司。冬十月定舉大批例除新科外直扣一科其見任教職者不得與
批

三十一年又十月命開擬發遣人犯越獄即行正法。冬十二月命興成

三十二年夏四月命各省大計審案兩司由督撫出考

三十三年春五月御批歷代通鑑輯覽成。秋九月民間有人偷剪髮辮始於江浙蔓延直隸山
東等省帝以各督撫緝捕不力高晉明德彰寶馮鈐熊學鵬永德等俱交部嚴議。冬十二月臺
灣民黃教作亂革職並張從儀

三十四年夏四月宮中置教就擒前總兵王魏以措置乖方伏去。五月壬午朔日食。秋七月
彗星見。東南大風災臨海居民死者數萬。冬十月彗星復見。

三十五年春二月殺貴州巡撫良鄉以散法禁贓故也。夏五月以旱命清獄。閏八月命侍郎袁
日修赴刺州寶坻一帶捕蝗等以督捕不力革職。

三十六年夏四月以旱命清獄。大學士尹繼善卒予諡文端。蠲善四督兩江前後三十餘年頗
以汲引人才為務。

三十九年春正月命定聚眾結盟罪。夏四月以旱命清獄。秋七月殺內監高雲從以交通開
臣于敏中也敏中交部嚴議。八月壬午朔日食。江南老孀口河溢。九月江南地震。山東

兗州民王倫作亂討平之。冬十月諭秋審情實人犯經十次未勾改入緩決著為令。命各省

行保甲法。

四十年夏五月以旱命禮部祈雨。秋八月丙子朔日食。冬十二月甲辰朔日食。

四十一年春二月命勘大寧夏廢地聽民墾種。夏四月湖北沔陽州隄潰。

四十三年夏四月京師河南旱。閏六月河南祥符縣河溢。秋九月段錦齡生員金從善帝自

盛京回鑾從善於道旁呈遞條陳四事首請建儲帝惡之命棄於市。

四十四年夏六月直隸漳河滄河沙河同時漫口。秋七月寧壽宮成。

四十五年春二月諭令兩金川番眾叛虜。夏五月正陽門城樓災。六月江南睢陽縣郭家渡

隄決。秋七月永定河東祭家莊東省汶河張家油房等處河決。冬十二月命陳輝祖會同大

學士公阿桂往海塘籌畫塘工事。

四十六年春三月甘肅回人蘇四十三等作亂。秋七月楊士璣副將新柱進據河州命阿桂由河

南馳往勦辦回人因爭立新教殺傷舊教回人總督勒爾錦檄士璣等前往查辦行至河州白莊

子遇回眾千餘圍之是夜士璣等被害。夏四月西寧鎮總兵貢楚達爾等收復河州。蘇四十三

等竄踞蘭州城外山梁。閏五月熱河志成。六月鄂雅黃河南岸魏家莊漫口。領侍衛內大

臣海蘭察等攻破回巢斬蘇四十三等於陣。餘眾退據華林寺。六月海蘭察等攻破華林寺回

眾志城。萬錦灘隄潰。秋七月陝甘總督勒爾錦巡撫王夔望王廷贊等以提兵甯夏賊侵蝕監

捐伏法停止陝甘新糧捐數例。八月四川國匪搶劫梁山墊江等縣捕斬胡範年等五十一人

總督文綏以辦理不力革職遣戍伊犁調福康安為四川總督。九月江蘇沛縣河溢。冬十月

定滿洲駐防兵年老退休回京就養例。

四十七年春正月命江蘇查禁馬槍。四庫全書告成命續繕三分。分度揚州文瀾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夏四月改譯進金元三史告成。秋八月己卯望月食。冬十月賜浙閩總督陳輝祖自盡以查抄王璽聖家產抽換玉器字畫故也。潘司國棟等均以扶同徇隱議斬監候。四十八年及六月體仁閣災。秋七月命各省大挑分發舉人以知縣佐貳分別補用。冬十月命黃河沿院植柳申禁近隄取土。命編古今儲式金鑑。命編貳臣傳逆臣傳以明降臣劉良臣等百二十餘人為貳臣。吳三桂等二十餘人為逆臣。

四十九年夏四月准各省試用人員補期尚遠者呈明回籍俟到班時仍回原省補用。諭綠營吉休人員曾臨陣受傷者准食全俸者為令。甘肅新教回人田五等以謀興新教聚眾滋事命李侍克剛塔勒之。五月李侍克奏賊首田五槍斃餘眾亂馬家堡帝責其辦理未臻妥協命革職令大學士阿桂尚書福康安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等馳往勦辦。秋七月甲寅朔日食。賜江西巡撫郝碩自盡因勒派屬員餽送銀兩也。河源紀略成。送回張文慶馬四娃李可魁等就擒伏誅回亂肅清阿桂等欽賞有差。八月辟雍成。河南睢州河溢。冬十一月命各省服官人員距原籍五百里者迴避。逮李侍克剛塔治罪尋命侍克新監候剛塔戍伊犁。

五十年春正月以五十年國慶頒詔天下覃恩有差。賜千宴宴自王大臣至蒙古貝勒貝子公台吉額駙回部番部朝鮮國使臣暨士商兵民等年六十以上者凡三千人。二月詣文廟釋奠臨辟雍講學。夏四月甘肅地震。六月湖南巡撫陸燿燾事母孝。宦官有清德撫湖南一年

而卒。所著有甘著錄。至今備荒者寶之。冬十二月。續修一統志及遼金元三史國語解成。

五十一年。春正月。丙午朔。日食。三月。諭原任大學士徐本高斌將軍伊勒圖總督方觀承薩載

俱著入祀賢良祠。秋七月。伊犁地震。山安清江淮關一帶河決。兩廣總督富勒漢以縱容

家丁舞弊革職治罪。尋擬斬候。冬十二月。命整飭苗地邊防。

五十二年。夏五月。湖南鳳凰廳屬向補寨苗人石滿宜等滋事。總兵伊德禧討平之。定滿洲蒙

古番緝鄉會試。五年舉行一次例。六月。東睢州下汛十三堡河溢。秋八月。江南周家溝等處

河溢。冬十一月。諭嗣後葉爾羌和闐每年春季停止採玉。秋季仍令採運。著為令。十二月。停

鄉會試。分經中式例。每科以一經命題。將五經輪流分試。

五十三年。夏四月。以旱命減徒以下罪。五月。壬戌朔。日食。諭川省向有棍徒糾夥搶劫。名為

囑噓。歷經降旨嚴禁。究辦。該省奏摺。率寫囑噓字樣。但囑噓字聲音與國字相近。嗣後遇有此等案

件。俱著改為囑噓匪犯。秋七月。荆江隄決。府城被水衝淹。九月。禁各省私立班館。私置刑具。

五十四年。夏六月。禁州縣濫用非刑。冬十月。癸丑朔。月食。命舉行順天舉人覆試。

五十五年。春正月。以八旬萬壽。詔天下。夏六月。王平柱壩決。二百八十餘丈。永城宿州蠶壁

等處田廬被淹。

五十六年。春三月。命游直隸永定河支河。及山東馬頰河。六月。申諭各省呈控重案。著督撫親

提審。以著為令。

五十七年。夏四月。以旱命減徒以下罪。五月。諭各省呈控重案。督撫親提審辦。著為令。冬十

二月頒御製十全記於西統布達拉山聖祖平統碑旁。監立帝以臨御以來兩定金川。兩定伊犁。一定回部。一入緬甸。一定臺灣。一復安南。而倦靡爾喀。自謂有十全武功。製十全記。登碑建亭。以志武成。十告曰。稱十全老人。

五十八年春二月。東南濱海各省河水生蟲。色赤。狀如蜈蚣。長三四寸。昏寐始見。秋七月。以旱命減徒以下罪。冬十一月。以久無雪。命將緩決三次。人犯分別減等。十二月。有聲如雷。光如電。自箕分至。輿鬼而滅。蓋即天狗云。

五十九年夏五月。直隸山東旱。臺灣民周全作亂。彝捕平之。六月。申禁小錢。有砂板。鶻眼等名目。一律嚴禁。秋七月。永定河溢。命減徒以下罪。東南濱海大風海嘯。冬十月。停止鄉試。覆試。

六十年春正月。甲申朔日食。戊戌望月食。夏六月。以旱命減徒以下罪。命閩浙兩省會緝洋盜。秋九月。諭立皇十五子嘉親王顯琿為皇太子。以明年為嗣皇帝嘉慶元年。冬十二月。遣官祭告天地社稷宗廟。奉先殿。以來歲丙辰元日傳位太子故也。

增加兵額

高宗乾隆三年增設八旗養育兵額。初八旗兵額數二十五萬。入關既久。餘丁繁多。其不得充伍之閒散滿人。至有窘迫不能養其妻孥者。世宗愀然憂之。亟欲為謀生計。無長策。欲增編佐領。則正餉不敷。因議設八旗養育兵。給予錢糧。俾得養贖。於雍正二年。選旗下滿洲蒙古漢軍共四十八百人。為教養兵。滿蒙每人月給三兩錢糧。每年共需銀十七萬二千八百兩。每旗滿洲蒙古漢軍共六百名。內滿洲每旗四百六十名。蒙古六十名。漢軍八十名。其漢軍之八十名。令為步兵。食二兩錢糧。就此錢糧數內通融料理。可多得四十名。漢軍每旗選育二十名。此所設教養兵。皆於冬領下計數選取。至是復定滿洲蒙古各旗原設養育兵。每二名出缺。作為三名。照漢軍例。各給銀二兩。滿洲蒙古旗。每佐領下。增足養育兵十名。漢軍旗。每佐領下。增足六名。

四年。設荊州駐防養育兵四十名。

六年。增設虎口至綏遠城兵額。

七年。增設荊州駐防養育兵四百名。

十年。設江寧駐防養育兵四百名。

十八年。復定養育兵。每三名出缺。作為四名。再恩賞一名。各改給銀一兩五錢。時於原養育兵一萬五千一百二十四名外。勻出缺五千四十四。再恩賞缺五千四十四。共二萬五千二百十二名。食銀四十五萬三千八百十六兩。

二十九年設綏遠城駐防養育兵四百名。復定滿洲蒙古之養育兵一萬三百十五名。每年增食米一萬六千一百石有奇。

三十一年增設伊犁駐防養育兵二百四十六名。

三十二年增設成都駐防養育兵一百四十四名。

三十八年增設烏魯木齊駐防養育兵二百八十名。

三十九年增設杭州駐防養育兵一百二十八名。

四十四年增設土魯番駐防養育兵四十八名。

四十七年增添綠營兵額。先是各省七十一鎮之中。綠營兵數雖名為六十四萬。而其實缺額常六七萬。至乾隆四十六年。增兵之議業決。武職坐糧馬乾。另行添設養廉公費。實卹。另行開銷。正項所有空名。悉令挑補。實額。直隸省增實兵四十七百七十七名。山東省增實兵一千五百八十一名。山西省增實兵二千五百九十五名。河南省增實兵九百七十九名。江南省增實兵五千十一名。江西省增實兵一千五百八十七名。福建省增實兵四千七百五十六名。浙江省增實兵三千三十九名。湖北省增實兵二千三百八十八名。湖南省增實兵二千五百八十八名。四川省增實兵四千二百七十四名。陝西甘肅二省增實兵一萬二千七百三十名。廣東省增實兵五千七百七十四名。廣西省增實兵二千三百三十四名。雲南省增實兵五千四百六十名。貴州省增實兵五千二百八十四名。於是舉原額以來綠營兵額之不足者。悉數挑補。一舉而添兵六萬。有奇。然歲添新餉幾三百萬馬。(綠營舊制馬兵月餉二兩步兵一兩五錢守兵一兩)

仁宗嘉慶四年命各省督撫提鎮台募新兵補實軍額自苗教軍興以來徵調各省營兵開赴前敵其在軍中死喪逃亡者甚眾帝恐將來事定歸伍時不敷各省原定兵數因諭令各省督撫提鎮台募新兵除河南陝西四川雲南募兵較多所缺無幾毋庸議外其餘各省著照派出征兵現缺之數酌量召募直隸山東應先補十分之五山西甘肅廣東應先補十分之四江西廣西應先補十分之三貴州應先補十分之七

九年借給寧陝及陝安等處新兵地價銀兩白蓮教會之徒以滿漢額兵徵發不使之故臨時廣募鄉勇以佐戰守謂之新兵復增置郡縣營汛即以新兵挑補各地增設之兵額湖北置襄陽提督一節陽總兵道員各一計增兵三十五百陝西置五節總兵一改稱寧陝鎮餘如陝安鎮營漢中協營併陽平閿寧羌略陽等處增兵共八十六百一十七四川置綏定府（以達州升）副將一餘如保定涇州所屬要害地各設守備共增兵十就中寧陝及陝安等處新兵因地險糧貴皆須一律置買地畝自行開墾俾裕生計而勤訓練每名借與地價銀十兩共八萬六千一百七十兩於是并地丁項下借支在於節省馬乾項下分年扣還至十五年冬季全數歸還

十年增設滿洲蒙古八旗養育兵二千二百五十名帝以八旗生齒日繁生計不免拮据諭令將五營馬兵以若干缺歸入滿洲蒙古八旗開散人等分別挑充令都統以下各官悉心妥議雖思旗籍子弟與綠營兵士一體當差未免有玷身分若將差馬撥出二千匹交與張家口牧放計每月可省馬乾銀五十兩於八旗滿洲蒙古開散內每旗滿洲額增養育兵二百分蒙古額增養育兵五十分八旗共增養育兵二千分又因每月節省馬乾銀五十兩按照每兵每月給餉銀一兩五

錢共可得三十三百三十分。合較八旗滿洲蒙古佐領數。且於滿洲八旗每佐領下。增設養育兵四名。共二十七百十八名。蒙古八旗每佐領下。增設養育兵三名。共六百十二名。

十一年。增設京師八旗滿洲蒙古及各營養育兵四千三百九十六名。先是諭以八旗戶口加增。自應再籌辦理。著閣臣部臣都統等妥議。及復奏稱。統俟河工辦竣時。籌出可備生息支用開款銀內。再行奏明辦理。而帝以旗人生齒日繁。當急思鞠謀保聚之道。著於廣儲司撥銀十萬兩。造辦處撥銀十萬兩。戶部籌撥銀五十萬兩。共七十萬兩。交商生息。增添養育兵。八旗每佐領下四名。其半分佐領下二名。蒙古每佐領下三名。圖明圍護軍營內外火器營各三百名。健銳營一百五十名。八旗滿洲蒙古及各營。共增設養育兵四千七十二名。又內務府三旗每佐領下。增設養育兵四名。圖明圍內府三旗六十名。共增包衣三旗養育兵三百二十四名。

二十年。令青州駐防八旗開散壯丁內。挑選餘兵二百四十名。青州駐防滿營額設馬甲一千四百六十名。步甲三百二十名。到防既久。生齒日繁。奏請調劑。帝令將該營所存馬價銀六千兩。再於司庫扣存市平內。酌提銀二萬四千兩。共成三萬兩。交商生息。隨餉撥解交該副都統。在於駐防八旗開散壯丁內。擇其材堪造就者。二百四十名。作為餘兵。與甲兵一體操練。每名月支給銀一兩。以資養贖。

宣宗道光元年。添批太原城守尉駐防養育兵四十名。

清史紀事本末卷三十

苗族及金川之征勦

高宗乾隆元年春三月，經略張廣泗分兵八路，合攻牛皮菁南寨，破之。苗平苗族種名不一，在四川者曰楚，曰生番，在兩廣者曰僮，曰黎，在湖南貴州者曰徭，在雲南者曰僰，曰野人。其語言風俗既與中國絕異，故中國自元明以來，設有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等土司。又有土府、土州、縣，其長皆得世襲，握自治權，蓋欲仍其舊俗，官其酋長，以羈縻之也。順康以來，聲明舊制，分設土官，然苗民不知耕作，專以劫殺為生，土官又以積威苛斂虐使，恣為不法，故苗族常為邊患。而於雲貴為尤甚。自雍正四年，鄂爾泰巡撫雲南，建策改土歸流，因極言從前以夷治夷之失，請然欲改土為流，非大用兵不可。宜悉令獻土納貢，違者勦。世宗覽疏大喜，曰：「卿狀奇臣也。」此天以卿賜朕也。命進呈生年月日，召赴養心殿，手鑄三省總督印付之。鄂爾泰抵任，用游擊哈元生，委任以烏蒙鎮雄之事，用總兵石禮哈，搜討貴州廣順之長寨，招服黔邊東西南三面生苗二千餘寨。用知府張廣泗，招撫古州、關苗疆二三十里。前後勦黜雲南霑益土州安氏鎮沅土府刁氏及精樂長官司威遠州廣南府各土目。悉定瀾滄江以東地，以普洱為府，廣西諸土官自泗城之岑氏以下，亦先後繳勒印，納軍器二萬餘，用兵五六年。三省邊防粗定。世宗奇其功，至批劄云：「朕實感謝矣。不知如何待卿而後心安。」於是鄂爾泰以積勦封異勤伯，授武英殿大學士，入朝。廣泗亦由雲南巡撫移督湖廣。繼之者皆易視苗事。疆吏又以徵糧激變。至十三年春，各寨蕩起，聚集清江台拱間，陷黃平，以東諸城，積忿於鄂爾泰督軍時所獲苗，皆劊腸截脰，分挂崖樹，幾滿。至是抵抗之志益

墜至于刀妻女而後出戰鎮沅苗至時知府劉宏度於狂裸淫其女而頭曳之郭爾泰雅惡怒次骨引咎自劾而苗患曼延不復可制矣時招發滇蜀楚粵四省兵會勦而軍中各懷意見將軍哈元生主動提督董方主撫撫苗大臣張照又密奏改流非策且致書諸將倡棄地之議因命令不能一致治軍數月迄無成功時帝已嗣位盡罷張照哈元生董方治罪而以廣泗任七省經略先後攻克台拱之九股苗及清江下流各寨至是復增兵分八路圍其遁逃於丹江古州郡勾台拱間之大存林所謂牛皮大菁也凡境十二百二十四寨放三百八十八寨貴州苗族悉平越十年而有四川大金川之役。

十二年春三月命雲貴總督張廣泗改督川陝駐四川相機進勦大金川苗部金川為四川西邊諸土司之一為漢丹峽地隋置縣唐屬雅州明隸雜谷安撫司本吐蕃領地俗信喇嘛教明時封其部哈伊拉木為演化禪師世有大小小金川流域地後分兩部房小金川者曰措拉（譯言小河濱）居大金川者曰從沒（譯言大河濱）順治七年授小金川苗卜兒吉細土司職康熙五年授大金川苗嘉勒巴演化禪師印雍正元年以嘉勒巴孫沙羅奔於康熙五十九年從征西藏羊岡有功授為金川安撫使乾隆十一年沙羅奔勢強藏謀兼併諸鄰部以結婚政策窺摩小金川苗澤旺而奪其印以與澤旺弟土舍良爾吉復以兵力侵略革布什咱及明正土司並擊傷中國之赴援軍至是以廣泗前征苗有功命移節川中專任大金川軍事廣泗至進屯小金川之美諾信用漢奸王秋言良爾吉為鄉導然大金川地險又長於防禦工事以石築高壘名曰戰碉大小林立圍攻數月諸將多失事副將張興游擊孟臣皆為降番所誘殺

十三年。夏四月。以大學士納親為經略。起故將軍岳鍾琪為提督。馳赴大金川軍營。納親至軍。用以綢緞為唯一之兵略。而得一綢。輒傷人無算。總兵任舉。副將賈國良皆戰歿。廣西所用之鴉片。良爾吉。前奪其兄澤旺印。又悉其搜阿扣。威沙羅奔。甚故在軍中。每以動靜。通報沙羅奔。以故攻戰復數月。仍無尺寸功。冬十二月。以大學士傅恆為經略。賜納親死。殺張廣泗。傅恆至。任總兵治大雄為總統。使副將馬良玉。誘誅良爾吉。並斬阿扣。王秋。開謀以絕。撤諸方圍。礮兵為直搗中堅之計。雙壘至是為之一折。

十四年。夏四月。大金川土司沙羅奔降。詔班師。先是傅恆上疏。陳進銳深入之計畫。期以四月奏捷。時帝念勞兵久。又以其地險。欲罷兵。詔傅恆還朝。而傅恆已與鍾琪分軍深入。總兵哈攀龍。哈尚德等。連克巴郎平。礮及色爾力石。礮。傅恆奉詔。令鍾琪前往。敵營諭降。西藏之役。沙羅奔從征。隸鍾琪麾下。素服其威德。至是鍾琪單騎入。嗚喇依營中。自沙羅奔。而故緩其情。曰。汝等猶識我不。眾驚曰。果我岳公也。皆伏地請罪。導入帳中。留宿。鍾琪解衣安寢如常。次日沙羅奔帥眾詣軍門降。大金川平。

三十六年。冬十月。罷四川總督阿爾泰。以尚書溫福侍郎桂林代之。進勦小金川。初。乾隆三十一年。以大金川沙羅奔兒子郎卡。繼大金川事。漸桀驁。時與鄰部構釁。總督命令。致無效。帝令阿爾泰撤九土司。松岡。梭磨。卓克基。沃日。革布什。咱姆。斯甲布。小金川。黨壩。巴旺。環攻之。土司中兵力既多。不敵。阿爾泰又不知利用。小金川以制郎卡。郎卡遂反。與小金川。綿斯甲布和親。愈犷。俄郎卡死。其子索諾木。又陰與小金川。澤旺子。僧格桑。結攻守同盟之約。遂合攻。革布什。及沃日。

諸土司帝命罷阿爾泰。尋賜冠以溫福為大學士。桂林為總督。令率兵分路進討。

三十七年夏五月。撤桂林職。以阿桂為四川總督。桂林與溫福分軍。由打箭爐、汶川進。漸逼小金川境。而桂林將薛琮以深入無援。致全軍陷。洩水歸者僅二百餘人。桂林以隱匿不奏。勅罷命阿桂代之。冬十二月。阿桂攻取小金川。以溫福為定邊將軍。阿桂為副將軍。阿桂既代為川督。轉戰有功。至是直抵美諾。僧格桑竄大金川。阿桂檄索諾木不應。帝欲一舉並滅之。故有是命。三十八年夏六月。小金川降。奮攻陷木果木。溫福死之。授阿桂為定西將軍。以參贊豐伸額為左副將軍。明亮為右副將軍。先是溫福等分道進。既而溫福以敵扼險不得進。駐軍大金川東境。木果木以阻於易勝。不復調集各路兵馬。惟令提督董天弼分屯其東。以守小金川地。而日與諸將置酒高宴。額駙色騰布護軍統領伍岱提督馬銓先後入諫。反勸其煽惑軍心。帝為召還色騰布。而遣戍伍岱。遣綠營兵三千人取碉卡。有傷者反責之。人心並懈。超勇公海蘭察至。扣刀以請之。遂延月餘。敵偵知兵弱。整勁旅數千。東攻天弼軍。不戰自潰。進襲溫福。溫福方雅服督戰。遂被執。辱殺之。所部戰死者三千餘。潰者萬餘。小金川復陷。冬十月。阿桂等克復小金川。阿桂既受命。改道出沃日。攻小金川東境。而明亮攻其南。至是阿桂直抵美諾。明亮亦所向有功。小金川地盡復。

四十年秋八月。阿桂、豐伸、額明亮攻破大金川之勒烏圍。進圍噶爾崖（括耳崖）自三十八年十二月。阿桂等軍分三道進攻大金川。阿桂自小金川攻其東。豐伸、額明亮自黨壩攻其西北。當德自革布什咱攻其西南。三十九年七月。阿桂軍逼勒烏圍。時索諾木與其從祖莎羅奔守其地。

見阿桂軍深入。賊殺僧格桑。獻其屍及其家族。請停止攻擊。阿桂不許。至是年八月。破勒烏圍。沙羅奈索諾木已先期竄。噶爾崖至是三路軍會於噶爾崖城下。包圍之。

四十一年春二月。阿桂等攻克噶爾崖。沙羅奈索諾木帥眾降。金川全境蕩平。阿桂等圍攻噶爾崖四十餘日。索諾木始與沙羅奔罕家族以下二十餘人出降。並俘獻京師。大金川再定。兩金川既平。詔以小金川地為美諾廳。後改名懋功。以大金川地為阿爾古廳。即今綏靖也。直隸四川。

編者曰。自乾隆三十六年。再用兵兩金川。以迄於平定。得地不過千里。人不滿三萬眾。而恭師五年。糜帑七十萬兩。其行軍困難之理由。固其地理之險阻。與其土兵之同心。効死要亦可想見。當日國家之兵備。為不可恃。將略為不足稱。已。願時主備。務親。謁。險。勒。碑。太。覺。復。來。巡。告。成。於。闕。里。鋪。張。為。甚。盛。事。也。抑。又。何。哉。

清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準部及回部之平定

高宗乾隆二十年春二月。以尚書班第為定北將軍。阿睦爾撒納為定邊左將軍。出北路。陝督水常為定西將軍。薩拉爾為定邊右將軍。出西路。往征準噶爾。自乾隆四年。準部和議既就。邊事稍甯。至十四年。噶爾丹策零死。其部內亂。其宰桑（譯言管事官）薩拉爾、杜爾伯特、台吉三車梭先後來降。而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亦於十九年帥眾內附。且乞師。帝久知其為準部所服。從利用之。為嚮導。欲東擄大舉。廷臣鑒於雍正九年和通泊之敗。不願再開釁。惟大學士傅恆贊成。帝意。帝喜曰。卿朕之張華。裝度也。既而準部大將瑪木特亦來降。遂以是月分兩路出師。北路出烏里雅蘇臺。西路出巴里坤。蓋簡八旗吉林索倫精銳以從。夏五月。兩路兵抵伊犁。擒準噶爾汗達瓦齊。及青海酋長羅卜藏丹津。伊犁平。自兩路兵出發。兩定邊將軍。本準部渠帥。定其舊寨。先進。故所至降者相繼。兩軍遂於是月朔會於博羅塔拉河。越五日而至伊犁。達瓦齊已走保格登山。阻淖為營。眾尚萬餘。侍衛阿玉錫。夜以輕騎直薄其營。敵眾驚潰。走投回疆。阿克蘇伯克霍迪。斯已得班第軍中檄。即執之以獻。並獲前青海逃至之羅卜藏丹津。送京師。伊犁粗定。冬十月。阿睦爾撒納叛。將軍班第、參贊安。死之。薩拉爾被執。準部先故有四衛拉（譯言部落）衛拉之分部。各有其汗。自緯羅斯渾台吉強盛。伊犁始為回部盟長。抗衡中國者數世。帝初欲俟事定。仍設四汗以分其勢。而阿睦爾撒納欲為四部總台吉。私以其意乞額駙色布騰代。議期於七月下旬。俟命。並使其眾流言。非己為汗。準部不安。因用其國汗舊印。移檄鄰部。哈薩克及俄羅斯等。

國不言降中國。但謂率滿洲蒙古兵來定津。亂班第等密以聞。帝命即軍中誅之。時兵皆凱旋。隨班第等者僅五百人。兵少。班第不敢發。先是。帝令阿睦爾撒納以九月至熱河。行飲至禮。班第等因趨之行。使喀爾喀親王額林沁伴之。欲使入內地。則易成擒也。阿睦爾撒納連延中途。迨八月中。待朝命。猶不至。知事有變。入境且得禍。行至烏倫古河。乃謂額林沁曰。阿某非不臣。實中國無信。今入境如驅犬羊。大丈夫當立事業。安肯延頸待斃。徐解副將軍印。擲與之曰。汝持此交還大皇帝可也。擁衆馳去。孟劫薩拉爾以行。遂曠伊犁叛。又遣衆掠西路軍台。於是諸刺麻宰桑等。盡起應之。永常兵數十。屯烏魯木齊。不敢往勦。班第等自殺事聞。以色列勝德匿不奏。號爵額林沁縱逆。賜死。並逮永常。改命公策楞為定西將軍。由巴里坤進勦。

二十一年夏五月。號策楞職。命公達爾黨阿為定西將軍。先是策楞師行至吐魯番。薩拉爾自伊犁脫身來歸。知阿睦爾撒納所在。僅距一日程。命參贊玉保急往追之。而玉保信間諜言。謂阿睦爾撒納已就擒。獻者且至。遂駐軍俟之。報捷策楞。策楞遽聞於朝。比策楞至伊犁。則阿睦爾撒納已從容入哈薩克。(可薩克今俄領中亞細亞境)將軍參贊互相告。託言馬力竭。領師不進。於是和托輝特部青滾雅布亦叛。四部亦騷動。阿睦爾撒納聞之。自哈薩克歸。會衆於博羅塔拉河。謀自立。帝怒。號策楞玉保職。以達爾黨阿富德代之。命巴里坤辦事大臣兆惠為右副將軍。往援。並命起勇親王成衮札布為左副將軍。追捕青滾雅布。

二十二年夏四月。命兆惠出西路。成衮札布出北路。大勦準噶爾。會諸部內訌。又痘疫盛行。兆惠兵至。諸首逆。既皆斃死。阿睦爾撒納復西竄。往哈薩克。其汗阿布賚汗擒獻。及阿睦爾撒納至。阿布

齊先收其馬。阿睦爾撒納發徒步人俄羅斯尋惠慈瓦理藩院行文索之俄人以其屍送恰克圖。帝命成衮扎布歸鎮烏里雅蘇台。兆惠留軍過冬明年再進勦發帑明年正月兆惠等合圍縱勦。先後虛殺四年。凡山谷僻壤及川河流域可漁獵資生之地計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皆搜剔。廢遺兵事平。設滿洲駐防。徙漢兵耕種其地。置伊犁將軍以統治之遂成為滿洲一殖民地。

二十三年春正月以雅爾哈善為靖逆將軍征回部。回部在天山南路其舊汗本元裔後值厄魯特績威遂隸準部勢力之下。及阿睦爾撒納窺死天山北路之地全入中國。南路大和卓木（譯言聖裔）波羅泥都小和卓木霍集占欲乘新舊勢力交代之際謀獨立。陰勒部眾傳檄各城咸戒嚴以俟。回部數十萬爭起響應。惟庫車伯克鄂對不欲附和奔伊犁。霍集占誅其親族嚴兵守庫。先是兆惠奏派副都統阿敏道為回部招撫使。至波羅泥都欲集所部。愛中國約束。霍集占曰：我困卑嗚爾久矣。今屬中國則又為他族奴隸。不如此時自立以回復舊有之勢力。乃詎阿敏道入庫城而拘之。再被殺。至是帝命出兵討之。秋七月。被雅爾哈善職命納木札爾為靖逆將軍。先是雅爾哈善兵至庫車。進攻不利。霍集占自阿克蘇來提與領隊大臣愛隆阿軍遇。激戰竟日。霍集占大馳入城圍守。城依山以柳條沙土交築。砲攻不入。提督馬得勝於城北一里外掘地道。已及城矣。而雅爾哈善欲急收效。嚴令晝夜力掘。敵人自城上瞥見燈火機遂洩。敵自內注以水穴城之士卒六百人盡沒。時降日鄂對在軍中。獻策曰：聞霍集占貪且蠢。必乘我不備突圍歸。歸則難制。若於城西滑千愛曼河及北山要路各伏兵一千。則賊成擒矣。雅爾哈善以其言不聽。唯下令併力攻取。一日暮。索倫老卒收城下。聞城中駝鳴似負重聲。奔告曰：駝鳴高且健。賊將

通兵。雅爾哈善方欲怒曰：爾何知。酌如故。其夜霍集占卒，東開西門，由渭干雲曼沙水遁，而守西門之都統順德納聞報，尚以昏夜不發兵。及曉，始遣百人追之，敵已渡河，斷橋去遠矣。踰數日，城守阿拉姆以空城降。事聞，雅爾哈善、順德納馬得勝，皆伏法。命尚書納木札爾代之。並令兆惠移師會勤。

二十四年秋七月，兆惠撫定喀什噶爾、葉爾羌二城。初，兆惠師抵烏什，伯克霍廸斯來迎，即前擒送達瓦齊者。詢知波羅泥都奔喀什噶爾，霍集占奔葉爾羌。兆惠既至葉爾羌，以兵少不能攻城，欲伺便取勝。乃擇城東隔河有水草處結營，所謂黑水營也。偵敵之積聚在城南棋盤山，欲取之以克軍實。遂由城南奪橋渡，南濟四百騎，橋忽斷，城內出五千騎來截。步兵萬餘繼之，張兩翼來攻。隔河兵不能救，陣亡者無算。總兵高天喜、副都統三保、護軍統領鄂實、監察御史何泰、侍衛持通額俱戰歿。餘兵浮水還，掘壕築壘以守。軍中之食，駝馬亦盡。每乘間出掠，回民烹以充食。無水，嚼水飲，相持三閱月，已無生還望。將軍納木札爾參贊三泰於途中遇敵陣亡。富德在北路冒雪赴援，不得達。會已里坤辦事大臣阿里衮以兵夜至，合富德軍大呼進，鞭駝馬蹶地，聲壯。敵不知來兵多少，駭而潰，逸入城。始與兆惠合，振旅還阿克苏，乃張兩路進師。兆惠由烏什取喀什噶爾，富德由和闐取葉爾羌。兩和卓木各棄城遁去。喀什噶爾、葉爾羌皆復。八月，拔達山部酋索爾坦沙、玉送回苗霍集占首級，回部平。富德等追敵至伊西洱庫河，乃拔達山部界也。敵先據山麓，以待富德。麾兵進擊不利，乃選銳手四十人，緣山北嶺俯擊之。敵輜重營有礮，援過山阻於岸者，方擊，懼失，搗聞霍廸斯鄂對大呼招降。降者蔽山而下，聲若奔雷。霍集占禁之不能止，遂與波羅

泥都逃入拔達山部。富德撤論其酋素爾坦沙縛以獻。素爾坦沙乃擒二人殺之。波羅泥都首為其從人竊去。乃函實集占之首以獻。回部悉定。

編者曰。天山南北之戰事。關地廣萬有餘里。殺敵連百萬口。其成功似甚。然勞師五年。費帑三千萬兩。在人主好大喜功。故不惜國家艱難之物力。與寶貴之人命而致之。此以見開拓地土之不易。矧其所遇非勁敵也。虜足多哉。又實集占妃奇妃者。高宗聞其美。北患際解時。嗚為生致之。至則郊迎入。處之西內。為建香妃樓。樓外肆市。室廡禮拜堂。具如西城市。以悅之。而妃不為屈。初衣中藏白刃以數十計。語宮人欲得當以報故主也。太后鈕祜祿氏聞之。恐會高宗有事於園兵。宿齋宮。后急召妃至。慈寧宮。繼殺之。高宗趨救之不及。則痛哭。命葬以妃禮。事見遼縣吳德滿湘潭王閻運各集中。附紀於此。

清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二

西南諸國之賓服 緬甸暹羅安南蘇門答

高宗乾隆三十二年春三月詔明瑞以將軍兼雲貴總督前往永昌接辦緬甸軍務緬甸古朱波地為復印度半島諸國之一自古不通中國宋寧宗時始見史志元世祖嘗往緬貢賦明時設三宣慰司以羈縻之然萬曆二十二年後朝貢久虛自康熙元年執送明永曆帝由御史中國復兩方之關係遂絕雍正九年其國與盤邁講兵其頭目蚌占燈遇中國守備燕鳴雖告以國王明年進貢之語而卒未坐乾隆十五年始以茂隆銀廠廠長中國人吳尚賢之介紹附表連總督願充外藩適其國木疏部長覽籍牙革命軍起尚賢亦以中飽厥謀事下獄事又中止十九年覽籍牙既恢復國都諸土司相率降服惟貴家與木邦二土司抵抗累歲貴家者前隨永曆帝入緬之貴族子孫淪於緬自署曰貴家世據波電銀廠以資雄諸部二十七年為覽籍牙所戰敗竄居孟連地方為內附計而總督吳達善索七寶鞍於其酋官裏雁不得遂誘而殺之奴其妻婢並徵緬人擒獻官裏雁之妻據占時覽籍牙已死其子并紀覺嗣據占已適莽翁弟惜駁至是惜駁以為達善有心指責其妻淫行大忿恨乃時啖其舍內犯達善忍兵連敗露前事戒邊將毋與戰緬人自是益心輕中國至三十年遂大舉入犯九龍江方面時達善已移督川陝劉綎代之發兵防戰三路皆敗三十一年朝命大學士楊應琚督滇綎遂以憂懼自刎死會緬軍病疫退去應琚得以其間收復車里孟良等地乃粗於易服疏陳緬甸可取狀帝信之應琚移檄緬邦言精兵數十萬陳境上不降即進討於是緬人乃大出兵攻木邦景總皆陷之又以身師薄新街守將趙宏榜遣

暹虎路關內。應瑒聞警。遂構精神病。詔粵督楊廷理赴滇代治軍。而緬人詐乞罷兵。應瑒病亦漸愈。遂棄捷。廷璋乃歸。應瑒亞欲與緬人議和。以彌縫前奏。然緬人侵略不止。帝察其情。令明瑞代之。速應瑒回京。尋賜死。是年緬甸襲暹羅。陷其國都。逐其王。馬鄰達刺。置守兵而還。暹羅故隋唐赤土。國後分為暹與羅斛二國。元初。暹常入貢。元末羅斛強。其王波羅吉併有暹地。稱暹羅斛國。都滿南河濱。之猶地亞。明時朝貢不絕。洪武二年。更號暹羅。自康熙十二年。受中國封貢。使頻至。故為緬甸近鄰。嘗為緬甸所破。為緬附庸。後獨立。至是因其國王不善撫衆。國民時懷二心。緬人復來。機又破之。

三十三年。春二月。明瑞兵潰於小猛育。大將觀音保等皆戰歿。明瑞自殺。明瑞以三十二年五月至永昌。至九月。作戰之計畫已就。遂先將兵萬七千出發。由宛頂向木邦。使參贊額爾景額將九千人。由虎路關向猛密。十二月。至木邦。守兵望風先遁。留兵五千守之。乘勝渡錦箔江。至象孔。以迷道故。待猛密援兵而後進。乃回軍向猛籠。時額爾景額進次猛密北之老官屯。為敵所困。因幽志死。其弟額爾登額代之。頓兵不進。明瑞盼援不至。而敵兵迫日急。是年正月。乃復棄猛籠。向木邦。以賊行至小猛育地方。聞木邦留守兵已為敵襲潰。賊參贊珠魯執道員楊重英。被擄。明瑞進。遣使用。遂自設所部萬餘人。悉濟。領隊大臣觀音保以下十餘人皆死之。事聞。遣額爾登額至京。陳之。並新提督譚五格於市。

三十四年。春正月。命大學士傅恆前往雲南。經略軍務。時暹羅流寓中國人鄭昭起兵。為暹羅復讐。回復滿地亞。驅逐緬甸守兵。建新都於盤谷。故緬甸時與暹羅構兵。不欲再結怨於中國。遂以

三十三年四月。具蒲葉緬文求和。時副將軍阿里衮已至軍。即據以聞。不許。六月中。參贊舒赫德總督鄂寧。密陳招致緬人事。後被嚴旨。已而副將軍阿桂至。倡與暹羅連盟夾攻緬甸之議。後亦未克實行。冬十一月。經略傅恒奏報緬酋情狀。遣人呈書請和。允之。先是傅恒以七月。率本省四川貴州滿洲兵共六萬有奇。自滇省起行。至曼鳩樂丹。結筏十餘日。乃畢。由猛拱猛養。所歷二千餘里。無緬兵。遂以十月渡大金江。回蠻暮。是役也。奔走百七十餘日。軍力疲乏。而未嘗一戰。經略名譽頓損。患得病。繼而阿桂率戰艦百艘。至與敵舟大戰於江中。連破之。進攻老官屯。敵壘。敵堅柵自固。攻久不克。敵開水門通舟。遣糧械。阿桂撤戰艦。越柵截之。敵人乃遣人立柵上。遞緬文。請張幕適中地。將軍等往議款。時阿里衮已故。傅恒又病重。請將以兵多染瘴。日有死亡。爭請許和。恒乃遣使責緬帥眇旺棋。以進表納貢。返土司地諸事。語未竟。眇旺棋左顧而去。會有詔召傅還朝。遂罷議。恒歸。未幾以憂恚死。

三十五年。春正月。雲貴總督彭保。遣使往緬甸議和。緬人拘其使不遣。保遣守備蘇爾相。往督前三約。為所拘留。帝大怒。復議興師。以阿桂前首倡罷兵。被職降為兵。會金川事起。遂罷南征議。五十三年。秋九月。緬甸使臣細哈覺控等入覲。先是四十一年。金川平。帝遣阿桂赴雲南。會同總督李侍堯。勦邊增兵。為進攻計。緬人縱蘇爾相還。事乃已。至四十四年。緬王憤駭死。其國內亂。屢作。四十七年。復為暹羅所破。暹羅王法亞查克利。通貢中國。復得中國冊封。於是緬人益懼。至是遣使入貢。並許釋歸傷重英等。重英自陷緬。獨居蕭寺二十年。緬人說其降。不屈。欲替為婚。亦不可。前重英被擄。緬人縱其隨員二人還。帝命磔諸境上。且諭令滇督。他日重英歸。即照此辦理。至

是帝怒已解。復重英職。且旌其忠。謂其節通蘇武。親製蘇楊論以褒之。重英未及入國門而卒。其眷屬囚繫者亦二十年。及是始放出。冬十月。命兩廣總督孫士毅出兵安南。安南古交趾地。在暹羅之東（今法領亞細亞地也）。明永樂時嘗為中國所滅。宣德三年。黎利起兵獨立。重建大越國。嘉靖時。莫登庸篡國。據河內為北朝。黎氏據清華州為南朝。自是大越分為南北朝。萬曆中。南朝將鄭松逐莫氏。復河內。而阮潢據順化。稱廣南王。於是安南分為大越廣南二國。至康熙五年。賜封大越王黎維禧為安南國王。始通朝貢。乾隆三十八年。廣南土豪阮文岳與其弟文惠。文慮起兵。覆廣南。三分其地。自據中部。稱大帝。以南部與文慮。使文惠回復北安南。鄭棟竊據之北部三州。五十三年。文惠復舉兵滅安南。安南副王黎維祚。出亡民間。至是其遺臣阮輝宿。危王族二百餘人。自廣西龍州附近入邊。士毅以聞。帝以黎氏守藩奉貢百餘年。在中國有保護之義務。乃安置其家屬於南寧。命士毅出師。而別命雲南提督烏大經。以兵八千由蒙自進。入屯宣化鎮。為聲援。留兵二千守諒山。以八千直搗河內。十一月。孫士毅復安南。詔封黎維祚為安南國王。士毅統兵出關。自諒山鎮分道進發。沿途得安南國民之歡迎。提督許世亨。遂得以八千人長驅深入。不踰月而恢復東京。士毅承旨封維祚為安南國王。檄廣西巡撫孫永清。歸其家屬。五十四年。春正月。阮文惠襲安南。孫士毅適入鎮南關。提督許世亨死之。先是東京抗關。詔士毅罷兵。而士毅妄信文惠乞降之說。駐師河內以待。又驕不設備。是日軍中方置酒張樂。舉元日祝典。夜忽得警報。稱阮兵大至。始倉卒備戰。昏暗中自相蹂躪。維祚家先渡富良江入邊。士毅隨之。阮渡士毅令斬浮橋以斷後。於是兵在南岸。悉自提督以下溺死。至五千餘人。其雲南之師。

以禁人黃文道督導。得全返。士殺上疏自劾。命入京。以福康安代之。夏六月。封阮光平為安南國王。文忠既據安南。適其兄文岳方與暹羅構兵。恐中國再舉。乃更名光平。遣兄子光顯欲謁詣。督臣言守廣南已九世。與安南敵國。非有君臣之名分。帝亦以維祁再失國。乃天厭黎氏。維祁不堪扶植。又鑒於前此軍事上之失敗。更無意用兵。因責光平以來年萬壽。光平當詣京師祝釐。及為許士亨等立祠安南。請載光平忠聽命。至是賜光平印。封安南國王。而編置維祁家屬於漢軍。旌授佐領。

五十六年。冬十一月。命福康安為將軍。海蘭察奎林為參贊。往征廓爾喀。先是西藏南境喜馬拉耶山之南麓。有蠻民居之。分建多數部落。其中泥泊爾部最強。後分三部。時有內訌。其西鄰廓爾喀乘間滅之。遂雄長諸部。乾隆五十三年。後藏班禪族屬適有爭奪遺產之事。廓爾喀復與兵侵入。後藏帝命川督鄂輝。成都將軍成德。統兵勦之。以侍郎巴忠監其軍。巴忠恃近臣。不服鄂與成。統屬自遣堪布。許以歲幣萬五千金。而以敵降師奏。翌年歲幣不至。廓爾喀大舉深入。駐藏大臣保泰擁兵不救。併欲移班禪於前藏。遂賴利麻不可。至是事聞。帝震怒。已時尾駕熱河。畏罪投水死。被鄂成保三人贖。改保名為浮習澤。（譯言卑賤）命福康安兼程進。

五十七年。春三月。晉福康安為大將軍。夏六月。福康安由青海至後藏。連破廓爾喀屯兵。盡復藏地。後分兵三道。侵入泥泊爾。福康安以四月出師。先遣領隊大臣成德岱森由轟拉木進。總兵諸神保駐賊營。防敵人抄襲後路。而自與海蘭察與敵戰於探木。又戰於瑪爾轄。直抵濟龍。成德亦由轟拉木轉戰而入。凡復藏所失地悉復。秋七月。福康安連克噶勒拉堆。補木特帕朗古橋。

甲拉古拉集木集等處七百餘。福康安自人敵境。敵奉國未拒於哨多薄。福康安遣海蘭察戰大敗之。遂克木城石卡數十。追奔至雅雅山。敵人遣使請和不許。至是裹糧再進。六戰皆捷。八月。福康安敗績於熱瑣橋。撤披楞部夾攻耶爾喀。耶爾喀再請和許之。遂班師。師行至熱瑣橋。距其國都可非多僅一日程。福康安以為出師以來。勢如破竹。甚驕滿。擁肩輿。揮羽扇。督戰。兵皆解索。鞭負火鎗以息。敵來問人。遂大敗。護軍統領台斐英阿以下陣歿者十餘人。時聞敵之南境鄰部披楞。與有夙讐。福康安因撤其同時進攻。敵恐南北受困。再遣人議和。既盟。遂班師。

編者曰。是役也。巴忠既辱國於前。福康安復償師於後。猶賴披楞干涉。事克轉剛。用兵絕域者。可不引以為戒歟。

清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臺灣林爽文之亂

高宗乾隆五十一年冬十一月臺灣彰化民林爽文作亂。臨彰化諸羅淡水鳳山民莊大田起兵。應之。據鳳山。知府孫景燧都司王宗武同知程峻長庚劉亨基知縣董啟璉湯大奎巡檢馮啓宗等死焉。爽文為彰化巨族。世居縣之大理杖莊。以豪富雄一方。聚眾結秘密社。號曰天地會。三合會。積數十年。吏無敢問。嗣為知府孫景燧所聞。檄峻及副將赫生額游擊耿世文帥兵往捕。不敢入。駐營於五里外土墩。諭村民擒獻。否則村且先焚。鄰近數小村聚以俟之。爽文遂因民怒。集眾夜攻營。全軍盡覆。明日。爽文乘勢陷彰化。尋又陷諸羅。景燧宗武長庚亨基啟宗悉為所殺。爽文自稱盟主大元帥。大田亦起於鳳山。約合趨府城。

五十二年春正月。林爽文莊大田分水陸兩路。犯臺灣府。總兵崇大紀禦請鹽埋橋。爽文敗績。爽文等兵犯府城。大紀遣兵赴南路。以拒大田之眾。而自將禦爽文於鹽埋橋。殺其眾千餘。橋距府治五十里。為水陸交通扼要之區。大紀自守之。敵始不敢窺府城。二月。命常青督師渡臺勦賊。以李侍堯為閩浙總督。崇大紀署理水師提督。郝壯猷署理陸路提督。先是提督黃任簡任承恩渡海後。觀望失機。時大紀督率官兵義民。收復彰化鳳山諸羅鹿仔港竹塹等處。郝壯猷在南路亦頗有新獲。帝聞。命任簡承恩解任。令常青自行督師。而以大紀壯猷分攝水陸提督。三月。改授藍元枚為福建陸路提督。時諭旨謂大紀壯猷。因任簡承恩等觀望不無效尤。解大紀署任。以壯猷代之。以元枚熟悉臺灣情形。調補陸路提督。夏四月。命常青為將軍。督辦臺灣軍務。以福州

將軍恒瑞陸路提督藍元枚為參贊尋改授元枚水師提督藍大紀署理陸路提督連治黃仕簡任承恩郝壯猷等壯猷尋伏法先是任簡在臺時檄大紀北取諸羅壯猷南取鳳山大紀連戰獲勝連復諸羅壯猷南出二十里即為敵阻領兵五十日始獲入鳳山鳳山城已空招民復業匪泯其中吏復不覺城復陷游擊鄭萬通山俱戰歿壯猷遁歸府城至是與任簡承恩同被逮而斬壯猷以殉軍中六月詔崇大紀補授福建陸路提督兼管臺灣鎮總兵事務大紀復諸羅後與文屢次分路來犯大紀連戰擊退殺獲以數千許帝深嘉之故特加擢用秋七月授崇大紀為參贊賞給壯健巴圖魯名號以其在軍中一切調度深合機宜也尋加太子少保八月命大學士陝甘總督福康安為將軍滿帶欽差大臣蘭茂馳赴臺灣代常青督辦軍務以內大臣海蘭察為參贊大臣普爾普舒美為領隊大臣常青更臺後未幾藍元枚卒青與恒瑞引兵出南路離府城十里遇敵即退疏請增兵蓋敵敵得以其暇窺食各村於是衆人之不從反者亦劫使從之旬日間驟增衆十餘萬與文驅以攻諸羅諸羅為府城北障賴大紀力守得不陷青遣兵往援皆不敢進恒瑞從後皇敵勢疏請兵六萬青本和坤私人老而愛在臺畏甚日夜流涕欲棄城遁者再請將止之因密札袁乞坤請以他將往代坤憂見奏之帝知二人不足恃故遣福康安海蘭察代之冬十一月詔改諸羅縣為嘉義縣封崇大紀為一等毅勇伯世襲罔替令浙江巡撫以萬金卹其家屬時爽文屢以大隊攻諸羅志在必得又攻鹽水鹿仔諸港以斷府城糧道大紀皆分兵擊之決湖堰破碾車以守城兵四千當敵衆十餘萬屢出奇襲賊積糧食盡則以花生地瓜油航充饑福康安奏詔赴援逗留中道疏請增兵而後進又屢旨不准行大紀力守孤城已巨半載至是

敵勢日張。有詔令捍衛兵民出城。再開逸版。而大紀疏言。諸羅失則府城亦危。且數月以來。深壕增壘。守禦甚固。一朝棄去。克復甚難。而城廂內外義民。不下四萬。不忍委之於敵。惟有固守待援。帝覽疏為之泣下。賞賚有加。獎諭備至。詔中有大紀富履盡勢絕之時。惟知以國事民生為重。雖古名將。何以加茲等語。冬十一月。海蘭察大破賊衆於荷仔嶺。再敗之牛欄山。諸羅圍解。賊遁。斗六門。初。福康安統兵援嘉義。從海蘭察。聲言直抵大里杙。而陰趨縣治。遇敵於仔嶺。海蘭察奮勇殺入。連破敵衆。即日抵嘉義。城明日。福康安亦至。爽文等遁入斗六門據守。十二月。海蘭察攻克斗六門。大里杙等處。林爽文遁入集集埔。海蘭察乘勝攻克斗六門。遂持大里杙。爽文已攜家走集集埔。福康安止海蘭察勿追。使人傳諭埔內生番。誘爽文出獻。爽文等反得以乘暇布置。據險死守。

五十三年。春正月。海蘭察擒獲林爽文於菁谷。爽文自走入集集埔。據溪岸。臺石環數里。海蘭察帥領軍隊騰險而上。爽文與其黨數十走菁谷。至是海蘭察追至老衙崎地方。爽文等悉就擒。二月。海蘭察擒莊大田於牛莊。海蘭察擒林爽文後。即移師攻大田於牛莊。追至極南之琅橋。先以舟師斷其前路。環山圍之。大田亦就俘。餘黨悉定。臺灣平。秋七月。殺太子少保參贊大臣一等伯蔡大紀。大紀前以保護府城。及固守嘉義縣城功。帝與廷臣。無不稱其義勇。及福康安至。大紀官兵出迎。咸饑。無人色。大紀自以參贊伯爵。不執素服之禮。福康安遽劾其前從奏。報不實。反誣以徽變。逃歸等事。詞內証及提督蔡榮慶。帝始猶以為疑。前後三詔中。略謂福康安於大紀等。過事吹求。而於恆瑞。又因以親戚。為賄徇。大紀等未免因徇大臣。且屢經優旨。蔡榮慶稱涉自

滿於福康安前禮節不護。致為所憤。遂直揭其短耳。時福康安已定擬大紀斬法。帝命解京親訊。及後入侍郎德成侍衛額勒登保之讞。又大紀至京。供內有德成在臺灣。連日審訊。義民誘令指出大紀贓罪等語。帝怒其舉陷。遂著照福康安所擬。即行處斬。而於擁兵不救嘉表之恆瑞。前後失律之常貴黃仕蘭。任承恩普保吉等。反得不死。或加擢用。

清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和坤之貪橫

高宗乾隆四十一年春三月命戶部侍郎和坤軍機處行走。坤本滿洲官學生應役鑾儀衛以選昇御輪常見其儀度優雅因詢其出身後奉對稱旨悅之擢充總管茶邊至今職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時帝英明執法嚴坤務為恭謹以媚帝遂蒙寵用。

四十五年夏五月賜和坤之子名豐紳殷德指為十公主額駙時坤已補授尚書兼御前大臣自是專寵用事而法貪賄督撫司道畏其傾陷皆曲意承奉事之。

四十七年秋七月山東巡撫國泰布政司于易簡伏誅先是御史錢澧奏奉旨賄縱亂虧幣二百萬金疏上後帝命澧偕和坤往勘澧知國泰為坤私人乃先數日行至良鄉遇坤僕自山東來澧叱搜其身得奉覆坤書具言借款填庫備查等事立奏之坤知謀洩政治獄無敢傾險泰易簡皆賜自盡後澧以坤與阿桂不睦軍機辦事不同一慮慮開朋黨之禍上疏請飭改正遂奉稽查軍機處之命而嚴飭坤坤益味澧每稽事勞辱之衣食不豫寒疾感疾以殞。

四十九年秋七月調和坤為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封一等男時坤嚮用日專故無學行既得志則以聚斂自豐為惟一之目的。

五十一年夏五月革御史曹錫寶職命留任錫寶疏劾和坤家人劉銓衣服車馬房屋踰制時帝在山莊有某尚書知其事飛書告坤得以豫毀其跡及留京王大臣奉旨勘覈偕兵蹤跡竟不可得部議以錫寶妻奏錫三秩特旨改革職留任錫寶恨為友所賣鬱鬱死秋閏七月命和坤為

文華殿大學士。仍兼吏部尚書。賞給黃帶四圍襖袍。

五十六年春二月。逮治內閣學士尹壯圖。時和坤貪橫於內。福康安豪縱於外。督撫習為奢侈。致庫藏空虛。壯圖以假歸雲南省。執帝恩之。召來京。將擢用。壯圖至。以整飭吏事入奏。語侵坤。有上下通同一氣。勢不容不交結權貴。以作護身之符。此督撫所以竭力趨奉和坤。而官民受困之原因也。疏入。坤忿甚。請將壯圖革職治罪。帝不許。坤乃請即命壯圖馳驛。普察各省府庫虧空。而令侍郎慶成監之。每至省會。舉動輒為成掣肘。無由察實。及劾壯圖妄言。帝大怒。命革壯圖職。即交與成押解至京。下刑部獄。當革疏時。弟吳圖屢問其戶。壯圖笑曰。子不必代兄憂。兄之首早懸都市矣。第代養老親。天年可也。時壯圖母在籍。年逾七十矣。

五十八年春二月。賜浙江巡撫福崧死。兩淮鹽運使蔡抗。以挪移商人鹽課二十二萬兩。伏誅。錄其簿書。中有饋福公金一千兩。實饋尚書福長安者。崧素為和坤所嫌。嘆其私人。駭使戴全德。生贓於崧。帝命解京。廷訊。崧揚言當見帝。盡發坤隱。坤乃改易獄詞。激帝怒。命於中途賜死。至是於紅花鋪自盡。至今浦人言之為極屈云。

六十年冬十一月。閩浙總督伍拉納。巡撫滿霖。按察使錢受椿。伏誅。時和坤貪橫日甚。徵求財貨。皇皇如不及。當時督撫。如國泰王。皇望。陳輝。祖。郝碩之徒。賦歛索賄。屢興大獄。皆坤在內。隱為驅迫。使之不得不貪者也。伍拉納督閩。惟以貪酷用事。至例應縣令以索賄。為將軍魁倫劾奏。帝大怒。並滿霖受椿。權解入京。坤令途中故殺其行。莫以解帶怒。帝計日不至。命侍衛馳騎召入。於豐深園廷訊。皆置於法。

仁宗嘉慶二年秋八月大學士公何桂卒桂雖以元勳上公為樞府領袖然十餘年中常奉朝命赴各省治河賑災查案未嘗寧舍坤益得以其間獨弄魁柄漸至行文各省令凡有章奏先具副封白軍機處然後上聞專政既久吏風益壞釀成川楚教徒之變坤復任意稽查軍報並令各路統軍將帥虛張功績以邀獎叙而已亦得晉封伯爵且於覲見報銷勒索重賄以致將帥不得不侵尅軍餉教匪因之日益蔓延幾有不可收拾之勢及桂殞坤乃益橫中外大小臣工順其意則立恭順稍忤之則折桂隨之矣兩廣總督朱珪帝師傳也時高宗訓政有旨內召為大學士帝作詩寄賀桂屬索未免坤取以白上皇曰嗣皇帝欲市恩於師傅耶上皇色動顧大學士重誥曰汝在軍機刑部之日久是於律意云何誥正容對曰聖主無過言上皇默然事雖得解仍降旨改珪地撫安徽軍機章宗吳光素不為坤所喜一日上皇宣軍機大臣行走坤百計阻撓上皇不為動已上直入對稱旨坤至上皇語以熊光頗練謀可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坤百計阻撓上皇不為動戴衢亨坤私人也坤因奏曰戴衢亨出身狀頭官學士用吳不如用戴上皇曰此宜殿試耶坤乃承旨而熊光在政府六閱月卒為坤所斃出為直隸布政使餘如兩江總督喬麟山東巡撫長麟之謫戍西域浙江巡撫福崧之死非其罪崇王弘瞻之抑鬱死章宗管世銘之暴卒皆以忤坤故三年秋八月晉軍機大臣大學士伯和坤公薨時勅保總統四川軍務誘匪首王三槐出降而以生擒首逆入告上皇大悅詔晉保及坤公壽

四年春正月和坤伏誅自高宗尊寵坤用事二十餘年暮歲內外官吏貪墨之風收民間脂膏以自封殖百餘年之元氣為之斲喪殆盡而其專恣不法一切潛擬帝制尤為古今所未也嘗於

密室燈下無人曉懸掛高宗御用朝珠對鏡徘徊談笑低聲自語人不得聞當帝正儲位未宣諭
之光坤已知之於先一日呈遞如意於帝以表示由已擁戴高宗由是深惡其為人時以高宗嬰
之故隱忍未敢發是日高宗崩坤方為總理意得甚喜且御史廣興疏發其罪越三日奪職下獄
尋宣布其二十大罪賜自盡以尸部尚書福長安扶同徇隱亦坐死後釋之坤之得罪抄沒贓賄
得八百兆有奇以二十年之宰相所蓄當一國二十年歲入之半額而強既盡積收入官時人為
之語曰和坤跌倒嘉慶興飽云

清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巡遊之無度

高宗乾隆六年秋七月帝奉太后幸木蘭行圍御史董洞疏諫不聽自是每歲七月畋於木蘭至九月或十一月始還京師（後不備紀）初帝慕蘇州風景欲南巡使大學士訥親往江浙查道費奏曰蘇州城外惟虎邱稱名勝實則一墳堆之大者城中街道臨河河道仄逼冀船空集午後輒臭不可耐不足以言風景也帝聞之遂止

八年秋九月帝奉太后幸興京城京冬十月還京師

十年秋七月帝奉太后幸多倫諾爾九月還京師

十一年秋七月帝奉太后西巡幸五臺山改慶都縣曰望都因避克母名也

十三年春二月帝奉太后幸后東地駐蹕北口侍太后臨閱水圍至曲阜謁孔林至泰安詣岱嶽廟登岱三月駐濟南幸趵突泉侍太后閱兵幸歷下亭回鑿至德州后崩命莊王和王奉太后轎程回京后富察氏性嚴重雖在行次不忘永巷之規是日帝在舟中夜話后至自他舟因事進諫語頗激切時帝已被酒怒頗加詬誶后羞忿返失足蹈水死帝醒乃大悔留侍殯殮畢親扶柩返京師歸終之典視他后獨隆焉

十五年春二月帝奉太后西巡幸五臺山三月還京師冬十月帝奉太后幸河南詣中嶽

廟登嵩山駐開封閱兵幸古吹臺十一月還京師

十六年春正月帝奉太后南巡二月至蘇州見靈巖梅可合抱帝嘆賞不置時內大臣博爾奔

察侍側拔刀作欲砍樹狀帝驚問對曰憾其不生於園明園而使上跋涉江湖之險也帝知其詛已不憚者久之三月至杭州幸觀潮樓閱兵渡錢塘江祭禹陵還駐杭州閱兵召試諸生賜謝壘等五人舉人並進士孫夢選同為內閣中書夏四月駐奉安祀東嶽五月還京師秋八月保舉經學顧棟高放歸棟高保舉經學不赴諭給國子監司業銜顧吏強昇之入都及召對復以老病不任職辭帝許之曰憐卿年衰是以允令回籍頤養將來朕巡至江南尚可相見棟高曰上尚欲南巡耶帝默然旋放還山

十八年春二月礫江西撫州衛千總盧魯生並殺其子盧錫齡盧錫榮及南昌衛守備劉時連先是乾隆十四年十月江督黃廷桂以該省紳耆士庶共望翠華臨幸入告帝大悅溫旨報可廷桂盱衡屬色供張謫而督責過嚴屬吏苦之時大學士孫嘉淦者當雍正初年以檢討上封事三曰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征用是直聲震天下至帝尤倚重之凡所言無不納魯生遂與時連等偽為嘉淦誅止兩巡疏濬案萬言指斥來輿偏劾閣臣鄂爾泰張廷玉等停擢遠近有十六年八月滇督碩色發其事窮治年餘至是始得真相此案文武吏牽連獲罪者幾及千人蔓延至於七八省而嘉淦自是亦不自安未幾以憂卒

二十一年春二月帝東巡謁孔林時以平定津嘴瀾告功孔廟也三月還京師

二十二年春正月帝奉太后南巡二月幸蘇州杭州三月幸江甯夏四月幸闕里釋奠孔

廟五月幸木蘭避暑秋九月還京師帝每年四五月入夏則往熱河避暑且行圍馬八九月

天漸涼則回燕京。咸以為常。今於是年具紀往還。餘不悉載。

二十四年夏五月帝在木蘭。先是沿途地設避暑山莊七十二處。開地數十畝。種植時花。分置亭榭。所費約計億萬。一日帝游至蒼石。四顧茂林修竹。綠草如茵。清風習習。驟然不知歲時之將至。顧而樂之。語內大臣博爾濟察曰。此真無愧避暑山莊也。對曰。陛下就宮內言之耳。若外間城市狹隘。房屋低小。人民皆竭處其中。兼之戶憲銜括。交熱實甚。故民間有諺曰。皇帝之莊真避暑百姓。仍是熱河也。帝愜然揮之出。為之不怡者累日。

二十六年春二月帝奉太后西巡。幸五臺山。三月至正定閱兵。至平陽流行獵。還京師。冬十一月太后七旬萬壽。帝以后喜江南風景。於萬壽寺傍造屋。仿江南式。市廛坊巷畢具。甚至數點奉饗。輿往來游行。名曰蘇州街。又於同樂園設買賣街。凡古玩估衣以及酒肆茶館。無不備。甚至攜小筐售瓜子者亦備焉。各大臣入園買物。或集酒館飯肆。嘯帝過肆門。聞走堂者呼菜店小二報帳。司帳者核算。字音雜遝。紛然並作。帝每顧而樂之。又每歲祀龍日。坤寧宮正室中之坑上設鼓板。后先至。帝繼至。自擊鼓板。唱訪賢一曲。執事官鵠立環聽。唱畢送神。帝起還宮。至嘉慶時始罷。二十七年春正月帝奉太后南巡。二月至京口。閱兵。幸焦山。蘇州。三月幸杭州。江寧。夏四月命莊王侍太后回京。帝由徐州至曲阜謁孔林。祭岱廟。五月還京師。

二十八年夏五月帝奉太后幸木蘭行圍。至承德時。霖雨決向。河水暴漲。帝欲乘騎渡河。按察使三保扣馬。諫帝以滿洲舊俗習勞尚武為言。對曰。上奉太后乘輿同至。即使上渡河安。不識慈與何恃以濟。帝動容回轡。

三十年春正月帝奉太后南巡。閏二月至蘇州杭州。欲幸東浙。召侍郎森召南入詢以天台雁宕之勝。召南以未經遊覽對。帝曰。卿籍隸台州。因何不到。對曰。山勢巖壑。驚流深險。臣有老母在。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是以不敢往游。帝時奉太后南來。聞之。遂命回鑾。三月幸焦山。駐江寧。祭江神。夏四月還京師。

三十一年秋七月。后那拉氏崩。命以妃禮葬之。先是三十年閏二月。帝在杭州。嘗深夜微服登岸游。后力諫止。至於泣下。帝謂其病痼。令先程回京。及回鑾。后將以病狀刑部侍郎覺羅阿永阿欲誅。以母老躊躇。毋諭之。阿永阿涕泣別母。侃然上疏。帝大怒曰。阿某覺羅近臣。乃敢蹈漢人惡習。博一己之名。召九卿議罪。閣臣陳宏謀託庸。皆依違其間。刑部尚書錢汝誠獨曰。阿永阿有母在堂。盡忠不能盡孝。帝斥之曰。錢陳厚老病居家。汝為獨子。何不歸家盡孝。乃戍阿永阿黑龍江。汝誠歸養。而后得以免。至是后崩。諭所有喪儀。不使復循皇后大事辦理。止可照妃例行。交內務府承辦。御史李玉明復上疏。請行三年喪。亦戍伊犁。二人先後卒於邊。

三十二年春二月。帝幸天津。三月還京師。

三十五年春三月。帝奉太后東巡。旋還京師。

三十六年春二月。帝奉太后東巡。以金川平定。告功孔廟也。三月。謁岱廟。登泰山。謁孔林。夏

四月。還京師。

四十一年春二月。帝奉太后東巡。三月至德州。登泰山。謁孔林。賜山東及各省召試諸生黃道。肥等三人舉人。舉人賞汝翼等二人內閣中書。夏四月。還京師。

四十三年。秋七月。帝幸成京。八月。還京師。

四十五年。春二月。帝南巡。幸焦山。蘇州。三月。幸海寧。觀潮。幸夫山。自杭州至江寧。夏五月。還

京師。

四十六年。春二月。帝東巡。幸五臺山。三月。還京師。

四十八年。秋八月。帝幸成京。以和闐玉新造列朝冊寶告成。親送舊冊寶藏於成京太廟也。九

月。還京師。

四十九年。春正月。帝南巡。二月。駐曲阜。謁孔林。三月。幸金山。焦山。蘇州。海寧。夫山。杭州。仍至

蘇州。三月。幸江寧。至張家樓。渡江。還京師。

五十一年。春三月。帝西巡。幸五臺山。三月。還京師。

五十三年。春二月。帝幸天津。旋還京師。

五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至泰安。登岱。至曲阜。謁孔廟。孔林。回鑾。至涿州。有僧人奉一幼童迎蹕。

言係皇四子。復郡王永城之子。以次妃王氏妬嫉。極祿逐出。帝以童子入都。會軍大臣會鞠。司官

保成指為偽。斬僧於市。成童子於伊犁。後松筠奏其自稱皇孫。招搖愚民。斬之。夏五月。還自京師。

五十七年。春三月。帝西巡。幸五臺山。夏五月。幸木蘭避暑。以駐蹕臺麓寺。行宮北垣外未設堆

撥。又不行傳籌。隨扈王大臣等皆嚴議處分。秋九月。還京師。

五十九年。春三月。帝幸天津。賞銀三萬兩。為津淀揚芬港。豫備龍舟之用。夏四月。還京師。

編者曰。康熙朝藉閩河為名。有六度南巡之舉。至乾隆時。循其舊例。南巡者亦六度。東巡者七

西巡者五。至於咸京興京。近畿之天津保定熱河河南。車駕時出。紀不勝紀。蓋臨御六十年中。每歲春明。巡幸東南。秋畋木蘭。無虛歲。內禪後三年中亦如之。所過郡邑。雖亦減其租稅。增廣學額。優禮耆年。召試文學。而供億煩苛。居民已不堪其苦。其時朝臣中亦未始無呼戲阻駕力。請回鑾者。然一經抗論。斯嚴譴隨之。編修杭世駿疏論時事。中有謂巡幸所至。有司一意奉承。其流弊皆及於百姓。高宗大怒。命置重典。賴侍郎觀保諫免。赦回里。尹會一視學江蘇。還奏言。上兩次南巡。民間疾苦。怨聲載道。嚴諭詰之曰。汝謂民間疾苦。試指出何人疾苦。怨聲載道。試指明何人怨言。坐論成侍。請學士紀昀嘗從容為帝言。東南財力竭矣。上當思所以救濟之。愆叱之曰。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曾不過以倡優蓄之。汝何敢妄譴國事。內閣學士尹壯圖疏言。督撫藉詞辦差。勒派屬吏。遂致倉庫虧耗。降旨詢問。慶額與嘆。究屬何人。壯圖回奏。係下吏怨及督撫。小民怨及牧令。怒乃稍解。仍命革職。自是而後。朝臣皆相與結舌。無復有為民請命者矣。勞民傷財。卒耗元氣。及至末運。而中國無寧歲焉。

內禪之真相

高宗乾隆六十年秋九月帝御勤政殿召皇子皇孫王公大臣入見宣示立皇十五子嘉親王顥琰為皇太子以明年為嗣皇帝嘉慶元年當踐阼之初嘗焚香告天若得在位六十年即當傳位嗣子嗣以次子永璉為嫡出且人品貴重當然繼體因於乾隆元年七月循用雍正初年成式親書其名密置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後旋永璉於三年十月病殤帝召大臣等啟問密旨贈為端慧太子後復以七子永琮亦係嫡系擬書名藏貯繼念其年尚幼緝而未果旋亦早世諡曰悼至三十八年冬至祀南郊帝以今太子名昭告上帝並默禱如所定嗣子不克負荷即降之罰使其天折俾得再簡元良以延宗祏是日復遣詣盛京祀陵隱然以神器攸歸而稽於祖也至是御門宣布冊立緣由俟長至後太子移入毓慶宮以定儲位即於明年元旦行授受典禮並兩次宣諭略謂朕今精神康健視聽未衰一日不至倦勤即一日不敢懈弛歸政後凡遇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大端仍當躬親指教俾嗣皇帝將來知所稟承至中外具題章疏及引見文武官員尋常事件俱由嗣皇帝披閱奏知朕辦理云云冬十二月諭朕於明年歸政後凡有繕奏事件俱書太上皇帝其奏對稱太上皇

仁宗嘉慶元年春正月朔舉行授受大典帝侍上皇詣奉先殿堂子行禮上皇御太和殿親授帝璽帝跪授上皇受賀畢還寧壽宮帝即位受賀奉上皇傳位詔書頒行天下軍恩有差帝侍上皇詣壽皇殿行禮御乾清宮賜皇子親藩等宴帝奉上皇命冊立嫡妃喜塔臘為后側妃鈕祜

祿氏為貴妃劉佳氏為誠妃侯佳氏登殿。帝侍上皇御寧壽宮皇極殿。舉行千宴宴。賜親王大
臣蒙古貝勒貝子公額駙台吉年七十以上者三千人。及回部朝鮮安南暹羅廓爾喀貢使等宴。
其一品大臣年屆九十以上者。上皇召至慶前。親賜卮酒。餘賞詩章如意錄綴文綺銀牌等物有
差。二月。帝御乾清門聽政。自是以為常。在圓明園則御勤政殿。帝初御經筵。皆傳心殿行禮。
三月。帝侍上皇出京謁陵。幸南苑。行園七日。還京師。夏五月。帝侍上皇幸木蘭行圍。帝奉
上皇命。晉贈故大學士閩浙總督貝子福康安為郡王。予諡文襄。配享太廟。康安奉命征苗。督七
省之兵。與苗相持一年餘。始奏么麼不足數。及老師曠日。則頻以暴雨山潦漲阻為辭。先復請益
兵數萬。降苗受官弁百餘。月給鹽糧者數萬。旋撫旋叛。軍士中暑毒死者甚衆。數省轉輸費巨萬
計。在軍窮極者修。尊者帝天。願上皇寵任之。屢欲晉以王爵。而絀於家法。乃俾總帥于。建軍功。以
為分封之基礎。所至之地。簡名將勁旅以輔之。父傳恒督貝子。兄靈安。陸安。弟長安。皆尚主。至是
康安平。六月。己亥朔日食。秋八月。還京師。九月。帝奉上皇命。御出入賢良門。奉皇子諸王
等射。冬十二月。帝侍上皇幸皇次子吳寧（宣宗）所。賜成大婚禮。

二年。春二月。后喜塔臘氏崩。謝謂皇后册立甫及一年。毋儀未久。且前夕承歡。請取吉祥。此七日
內。圓明園值日奏事之王大臣等。及引見人員。俱著常服。惟不挂珠。此禮以義起。天下臣民等。自
當共瞻朕崇奉皇父孝思。敬謹遵行。副朕尊隆尊養至意。時帝以禮視於尊。一切喪禮從簡。而和
坤福長安等。每日進見上皇。必詳詢帝不過於哀悼否。及在宮內服色。坤等輒對以皇帝以孝奉
為務。甚能以禮制情。並不過於傷感。因奉養太上皇。諸取吉祥。不獨御用係屬常服。即凡隨從太

監等亦然。上皇聞之乃大悅。三月帝侍上皇幸盤山。越十日還京師。夏五月帝奉_{上皇}勅。將册立貴妃鈕祜祿氏為皇后。先封為皇貴妃。帝侍上皇幸木蘭行園。秋八月還京師。冬十月乾清宮交泰殿災。

三年夏五月帝奉_{上皇}幸木蘭行園。秋七月帝奉_{上皇}命以雨停秋獵。九月帝侍上皇回京師。冬十月辛卯朔日食。戊午己未之夜。東星交流如織。

四年春正月。上皇崩。下和坤福康安於獄。帝受禪。三年中一切仍由上皇主政。坤日侍上皇左右。見其毫釐竊弄威福。日或帝皆優容之。且外示親厚。呼相公而不名。遇有奏上皇者。皆令坤代白。左右有非之者。帝曰。朕方倚相公理四海。何可輕也。坤又薦其師吳省蘭為帝錄詩。舉現動靜。帝知其意。吟咏中。不露圭角。坤心安之。又帝於臣工條陳章內語有侵坤者。下軍機及部議時。皆裁去銜名。及指尾年月日。或止文後一事。而裁去其前後文。不欲令人知之。恐其觸怒上皇。取怨權奸也。至是上皇崩翌日。御史廣興廣泰給事中王念孫交章劾坤。帝立命儀成二王傳旨。遣歸並令勇士阿蘭保監以行。坤旋伏法。

清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

嘉慶中夜

仁宗嘉慶四年春正月帝親政詔罷貢獻論中有諸臣以如意進者朕視之轉不如意詔時葉爾
羌保解大塊玉石已葦至嘉峪關前令無庸解入並弛私售葉爾羌和聞等處玉禁撤回各卡倫
防兵歸伍一時珠玉之價驟減十之七八云 諭九卿科道奏事封章摺奏直達御前不得另具
副封關會軍機處 追贈已故御史曹錫寶副都御史銜錫寶在乾隆中嘗劾奏和坤家人劉全
倚勢營私家資費厚至是坤伏法查抄全家產數道二十萬帝嘉錫寶當日之敢言特禮之並令
給子一子陰生 二月復索室會試例並著自辛酉科為始與生監一體御試 夏四月給降調
禮部主事尹壯圖給事中銜帝念前內閣學士尹壯圖以陳奏各直省倉庫虧缺降調回籍深致
惋惜令馳驛來京將加擢用至是壯圖來京以母老陳情乞軍機王大臣代奏命給予給事中銜
仍令馳驛回籍侍養並准其在籍奏事呈由雲南巡撫轉遞 禁京城開設戲園 五月禁止各
省攤扣官員養廉及兵丁月餉 秋七月東南濱海大風兩海嘯 八月定各省刑具式有私創
及非法濫用者罪之 成翰林院編修洪亮吉於伊犁亮吉上書成王永理及朱珪劉權之言時
事冀其轉奏書中嚴列詒事和坤諸人現列官中外者四十餘人末復指斥東興有三四月以來視
朝稍長恐有俳優近習發感聽聽語王以聞帝大怒即日逮獄治罪尋命免死發往伊犁交將軍
保寧嚴行管束 九月江南洪澤河決 冬十月絞殺湖北襄陽道胡齊嵩因經手湖北軍需任
情餽送致侵蝕至二十餘萬兩逮京訊實命即處絞自動解救匪以來已歷四載費帑銀數逾七

千餘萬。而各省協濟之款尚不在此數。嗣查川省弊端更甚。建昌道石作瑞。吞侵於銀至五十餘萬兩。延請紳會飲多在深菁荒麓。一席之費。輒至三四百金。賈賜優伶。錫會儀仗。不與焉。福康安初至。作瑞饋珍珠三斛。蜀錦一萬匹。他物稱是。所使者固皆湯盡。至死無以救。人爭決之。

冬十月。命在京大員。密保才守出衆人員。十二月。降國子監祭酒法式善。為翰林院編修。式善於春間條奏事宜。指首有親政維新語。及論八旗出關屯田一節。大忤帝意。擬京察時罷斥。至是尚書豐紳濟倫。以人才保薦。帝疑有請託。命解任下廷鞫。尋命降調。

五年。夏四月。癸未朔。日食。以旱。命清獄。六月。中嚴赴京。越斯罪。秋八月。命王大臣等於自行陳奏事件。須自行呈遞。即各部旗衙門公遞事件。亦應專差值堂官一人。親自到官門遞交。奏事官接覲。諭出是人員。除軍機大臣等。准其隨帶軍機章京外。其餘各省。平行奏請者。即將該大臣治罪。九月。中瀚各督撫。奏留升任他省人員。

六年。春正月。禁辦會政卷。用隱僻字書。及書寫外篆字體。三月。中嚴匿名文書坐罪例。夏六月。京師大雨。宮門水深數尺。永定河溢。桑乾河決。詔曰。自六月朔日。大雨五晝夜。宮門水深數尺。桑乾河決。漫口四處。京師西南。幾成澤國。村落蕩然。聞者傷心。見者慘目。小民何辜。予之罪也。擬今秋停止進奉云云。命清獄。

七年。春二月。雲南維西廳保人。賭者布。恒乍鋼。句結保銀。與人滋事。命琅玕勦之。夏四月。諭部院大臣。簡放督撫者。除有兵差審察之事。不得奏請隨帶所屬人員。五月。琅玕奏。擄獲保首。賭者布。攻克康普寨。勦洗北路保匪。六月。琅玕奏。兜勦康普寨枝莖匪。西北兩路。全境疏通。秋

七月帝秋獵木蘭。八月己亥朔日食。九月帝還京師。冬十月禁止番役子孫出任應試。十二月安徽宿州匪徒滋事費澤等討平之。

八年春閏二月內務府劾復成德犯罪捕獲伏誅。是月二十日帝進宮齋戒將入順貞門成德徑前行糾圍額駙喀爾喀親王拉旺多爾濟立擒之下廷訊無供但云事若成則公等所坐之處即我坐處而已命不必深誥並其子孫免對兒孫之迄不知何人所使也。秋七月帝秋獵木蘭。九月予告尚書彭元瑞卒。贈協辦大學士。諡文勤。元瑞天才敏聰與紀昀有才人之目所作應舉文字蛇虺清新人爭傳誦。東河銜家樓河滋。帝還京師。冬十月開銜工捐例。十一月申禁上控案件於原審官。

九年秋七月帝秋獵木蘭。九月帝還京師。冬十二月大學士劉塘卒。予諡文清。塘父統勳遇事神敏性復剛勁有古大臣風高宗頗敬憚之乾隆朝大臣其始終未曾一入刑部獄者勳一人而已。卒諡文正。塘以貴公子為名翰林書名滿天下。繼父為宰相天下呼為小諸城。

十年春正月予告大學士王杰卒於京師。予諡文端。杰在相位與和坤同列過所當執沆不與同。使坤伏誅其密贊之力為多云。二月協辦大學士紀昀卒。予諡文達。昀為四庫全書館總纂官。每進一書仿劉向曾鞏例作提要冠諸簡首時推為大手筆。夏四月團禁西洋人德天賜於熱河厄魯特營房。因在內地刊書傳教也。其代為遞送書信及奉教傳教人廣東陳若望等男婦共十四人均發伊犁。給厄魯特為奴。六月永定河溢。閏八月寅尤旗見紫微垣。越日南方大雨。

秋七月帝秋獵木蘭。八月御前大臣都統公額勒登保卒。予諡忠毅。額勒登保初隸海蘭察部。

下。每戰輒陷陣。海蘭察語之曰。子將才。宜略識古兵法。以其不識字。取諸輝三國演義授之。遂為名將。尤嚴操宇。用兵久。諸將多蓄貨賂。凱旋日。過蘆溝橋。官糧重累。額勒登保獨行李蕭然。數騎而已。九月。帝還京師。

十一年。春正月。定免死改遣罪犯。分別年限減釋例。三月。嚴禁浙江江蘇等省販米出洋。秋七月。帝秋獵木蘭。九月。還京師。冬十二月。大學士朱珪卒。于愷文正。珪為帝師。於大學義利之辨。道鑑治亂之由。反覆陳說不倦。尤以好士聞。通人寒士。必揚其名於朝。

十二年。夏四月。以早。命清獄。中禁地方官擅造非刑。五月。定各省奏咨案件違限處分。秋七月。有火星見於西方。歷四夜而滅。八月。甘肅大通縣番眾滋事。討平之。帝秋獵木蘭。九月。嚴禁八旗抱養民子為嗣。帝還京師。冬十月。罷武會試。內場策論。改今然。為武經。十一月。天壇齋宮災。

十三年。春三月。命減直隸軍流以下罪。夏六月。江蘇荷花塘運河溢。江南七里溝運河溢。秋七月。帝秋獵木蘭。九月。試用通判王履泰。進呈編輯畿輔安瀾志。奉旨留覽。帝還京師。冬十月。癸巳朔。日食。

十四年。春正月。敕殺總管內務大臣廣興。廣興初官給事中。以參劾和坤著直聲。海推今職。繼以緞庫官員串通總管太監孫進忠。挑斥宮中支應綱緞數目不符。革職。帝命山東河南密查。廣興前往該兩省審案時。考蹟。東撫吉綸覆奏。廣興與都御史周玩棟同在東省審案。周比棟全無主持。致民間有周全天下事。廣聚世間財之語。帝大怒。下廷訊。至是命處絞。子蘊秀等戍吉林。陝督

長齡時在東撫任內聽任藩司邱庭澂動帑辦差遣戍伊犁庭澂發黑龍江是案中外因連獲賊
徒者十餘人二月劉貝子德麟捐修南河要工追諭其父福康安生前篋蓋不飭罪也三月
西安將軍公德榜奏奉予諡壯果德榜奏奮勇敢戰前在川征剿匪時與額勒登保同心戮力以
底成功夏六月素山陽知縣王仲漢於市仲漢辦賑浮冒委員李毓昌將稟揭之仲漢毒斃之
以滅口至是逮京訊實正法知府王穀處絞總督鐵保革職秋七月帝秋獨木蘭九月成浙
江學政劉鳳誥於黑龍江以代辦監臨有將應試生員徐步琴印用膠號情弊也帝還京師
冬十月左邊山西布政使劉清為刑部員外郎清前在四川時招降川東賊二萬與賊大小百餘
戰斬賊萬計尤能得民心王三槐傳至京廷訊供言官逼民反帝問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曰惟
有劉青天一人帝立加殊擢索官至今職川督勒保深嫉之奏言清民社有餘方面不足遂致左
邊後官至曹州鎮總兵

十五年春二月命試辦海運以河工做壞漕運阻滯故也三月命嚴查攜帶雜片入城夏六
月山西大旱秋七月永定河溢帝秋獨木蘭九月還京師冬十月江南高堰山盱眙
隄壩決

十六年夏四月以京師及河南山東旱命清獄六月西北有星芒溢三四丈八月白虹見
十七年春二月諭凡軍流人犯有在配所遣人來京呈遞封章者無論是非虛實均一體治罪
降御史榮春一級調用以訛言偷竊髮解人奏故也秋七月中諭直省督撫嚴查所屬私造非
刑

十八年夏六月。中禁宗室覺羅。與漢人為婚。命賜浙江生員鮑廷博舉人廷博於乾隆間。進其藏書之知不足齋。至是復進所刻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六集。帝嘉其好古嗜學。老而不倦。故有是命。秋七月。申禁私販鴉片煙。定官民服食罪。帝秋彌木蘭。八月。定舉人每屆四科大挑一次。仍照例扣除近三科舉人。九月。帝還京師。

十九年春正月。復開捐例。自十九年四月至明年五月乃止。謂之豫東例。閏二月。學士蔡之定請行用精鈔。不許。諭將乾隆年間增設名糧額數酌議減汰。仍復舊制。奉部議各省統計裁兵一萬四千二百四十名。馬一千三百五十六匹。夏六月庚申朔日食。江南旱。秋七月。江南蘇州松江太倉各府州縣地生白毛如髮。帝秋彌木蘭。九月。還京師。

二十年夏四月。頒御製官箴二十六則。宣示內外。四川中曉對番酋洛布七力作鄂討平之。六月乙卯朔日食。秋七月。帝秋彌木蘭。八月。復兩江總督百齡太子少保銜。晉壽三等男。先是本年春間。湖北江西安徽江蘇等省。拾獲匿名揭帖。上印九龍朱批。字體詭異。詞語悖逆。命各省督撫偵判。久無踪。至是百齡遣人於和州巢縣等地方緝獲。嚴士隴方榮升等首從百五十人。獄實。抵極法。無漏網者。帝重嘉異之。著賞還官銜世爵。九月。帝還京師。冬十月。山西河南地寒。十二月。諭飭江南湖北河南各督撫嚴禁清茶門教匪。有濠州石佛口王姓。其先世自前明以來。倡立白蓮教。自稱闡香教主。流傳二百餘年。改教名為清茶門。至是為督臣那彥成等獲。帝命依律懲治。其直者傳教匪犯。飭各督撫迅速查拿。

二十一年秋七月。帝秋彌木蘭。八月。諭歲舉秋闈。係我朝家法。必當永遠遵條。嗣後每遇進時。

大小臣工概不准以雨水寒冷為詞妄生浮議倘仍造作浮言希圖阻止必將其人按軍法治罪立正典刑不稍寬貸九月還京師冬十一月兩江總督百齡卒贈協辦大學士予謚文敏百齡少負時望當局爭欲從之而批動自異不肯隨人俯仰致浮沉冷局二十餘年嘉慶初始數遷重鎮勳望偉然

二十二年春二月始命大批人員分發河工差委夏四月甲戌朔日食以大旱命清鑿五月命新進士朝考以許疏論命題裁去擬古詔不用者為令六月革大學士松筠職因疎阻明年幸盛京也秋七月帝秋獵木蘭九月還京師較殺宗室海康慶遠俱以學習邪教誅冬十月辛未朔日食

二十三年夏四月戊辰朔日食京師風震室中燕燭始能辨色帝下詔修葺六月河南武涉縣沁河溢秋七月帝詣盛京謁陵冬十月還京師予告大學士董誥卒誥邦達子也父子俱以工繪事久直南書房至大用

二十四年秋七月帝詣避暑山莊永定河溢黑虹見於西太八月河南蘭陽倭封北岸河溢九月帝還京師

二十五年夏四月革盛京將軍松筠兵部尚書和世泰侍郎裕恩等職因兵部遺失行印也秋七月帝秋獵木蘭帝崩於避暑山莊行轅道詔命皇次子智親王綿寧嗣位更名旻寧以明年為道光元年帝壽六十有一葬實華峪號昌陵諡曰睿廟號仁宗

清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各省之叛亂

仁宗嘉慶元年春正月湖北荊州白蓮教匪作亂命巡撫惠齡勅之白蓮教者奸民假持齋治病為名偽造經咒畫像以惑眾斂財安徽劉松為教中領袖事於被捕遣戍甘肅其徒劉之煊宋之清等分赴川陝湖北一帶布教久之實日衆遂倡言劫運將至以河南虎邑王發生說託明裔朱姓為煽動流俗之訛事覺督伏誅而劉之協乘間脫走於是省有大索州縣官奉行不為遂戶搜緝輾轉株連奸民乘間煽之而枝江蘇傑人宜都張正謀遂起而作亂宜昌之長樂長楊等縣匪大起皆以官逼民反為詞蔓延五省時國家方以征勦苗匪治軍為苦貴州則石柳鄧湖南則石三保吳半生吳騰登吳八月等八月雖未久就獲其子廷義廷禮仍負端自若教匪事起無兵應調遣因令惠齡就近勦治三月荊州總兵富志耶擒蘇傑人於枝江襄陽人姚之富與教匪齊林之妻王氏復起事冬十一月教匪渡漢河逮提督永保治罪以惠齡總統軍事時苗匪石三保石柳鄧吳廷義等皆就獲吳騰登投誠

二年夏五月解惠齡任以陝督宜縣代之以姚之富李全王廷詔等分三股由白馬石搶渡漢江惠齡既不沿江截殺又不追勦故也尋改勒保總統軍事

三年春二月逮將軍明亮下於獄以匪首齊王氏竄走渡江不能擗截故也夏六月被都統德楞臆以嚴匪高均德竄入川境故也尋諸軍逼匪三岔河大破之齊王氏姚之富皆墜崖死秋七月參贊勒額登保擒羅其清於方山坪移師襲冉文儒於通江斬之川北兩巨股皆平同時總

統勒保擊斃林亮功於梁萬間。王三槐投誠。而勒保以生擒奏。三槐解至京。帝親審訊。三槐有官
通民反之供。帝亦為之惻然。

四年春正月。授勒保為經略大臣。各路均歸節制。時帝知教匪之蔓延。皆由統兵大臣。承受和坤
風旨。專以老師糜餉。殺脅從。冒功賞為目的。因賜和坤自盡。以勒保任經略。罷逮失機及糜餉諸
臣。分別治罪。更定勦撫方略。下哀痛之詔。行清野之策。定練營兵之優恤。開諸賊自新之路。自是
大慙伏法。廟議更新。始漸收討賊之效。秋七月。建經略勒保。以明亮代之。勒保任經略半年餘。
安坐達州。不圖進取。致教匪聚於楚。存日益猖獗。八月。改命額勒登保為經略。以明亮不勝任
故也。尋命尚書那彥成。以欽差大臣。赴陝監明亮軍。逮治提督慶成。陝撫永保。時三帥不和。師久
無功。故有是命。

五年春三月。內大臣德楞泰。大敗丹添元於四川之馬蹄岡。擒之。添元橫行川中。蹂躪數十州縣。
至是被獲。尋又敗賊於潼河。賊首雷士五。孫嗣鳳。張子璉等。夏六月。河南布政使馬慧裕。捕
獲匪劉之協於葉縣。送京師誅之。時甘肅各匪為諸軍追逼。局促於漢北。數日。賊劉之協既誅。諸
諸道將帥。布告羣賊。又御製邪教說。宣示。但治從逆。不治從教之旨。劇寇失反側安。自是大局始
稍稍鎮定矣。

六年春二月。陝西提督楊遇春。大敗賊於西鄉之兩河口。擒賊目王廷詔等十餘人。送京師。時額
勒登保經略有方。川陝十餘萬賊。掃除殆盡。所存者不過二萬餘。皆散處邊僻。

七年冬十二月。額勒登保等奏。報川陝甘餘匪肅清。時賊皆敗餘。惟尚文明尚存殘衆二千餘。馳

突陝甘諸軍百計勦捕。至七月間。斬文明於秦嶺之花石崖。至是首逆已盡。殘匪無幾。額勒登保乃會同三省督臣。以大功勦定。報聞。其餘孽分道掃蕩。將及一年。有奇。始克肅清。此次軍事。閱時九載。糜費達二億兩。甫獲厥功。而川陝新兵之變。又紛起矣。

十一年秋七月。陝西寧陝新兵作亂。命領侍衛內大臣德楞額。馳往辦理。先是。教匪之役。以領兵徵發不便之故。各地增設鄉勇。謂之新兵。以寧陝糧費。每兵於例餉外。月給鹽米銀五錢。定議三年減一錢。時當實行減給之期。布政使朱勛。以未奉部文。併四錢亦停發。新兵大譁。遂戕官劫庫。獄以叛。時提督楊遇春方入都。寧陝總兵楊芳。調署提督。聞變。皆馳赴援。冬十月。寧陝新兵蒲大芳等降。奪德楞額秦職。成楊芳於伊犁。先是川陝軍中。二楊齊名。而芳尤得士心。新兵叛。先護送芳家屬至石泉。而後舉事。至是芳至軍。請遇春按兵緩攻。而已單騎入賊壘。說其酋蒲大芳等。未降。德楞額秦令盡釋歸伍。而以叛兵震懾。兵威窮蹙。乞命。秦帝震怒。責德楞額專擅廢法。奪其職。謂芳平日縱兵。釀變。遣戍伊犁。使率降卒出關。後盡誅之。而文吏停餉激變。罪置不問。是役芳以招撫叛兵萬餘。有奇勳。而反獲遠聞者。究之。未幾。遂有四川綏定陝西兩鄉兩次之兵變。雖不旋踵而定。亦見人心之至不平矣。

十二年冬十二月。總統浙閩水師提督李長庚。大破海賊蔡牽於南澳洋面。蔡牽遁入安南海。長庚旋中彈死。牽與長庚同為福建同安人。善捍鬪。能用眾。先是安南阮光平。招納瀕海亡命。資以師船。令劫近海商船。輸入其國。以佐國用。光平死。子福映新受中國封。受約束。杜絕海賊。於是規匪之在閩者。悉為牽所併。勢甚猖獗。橫海上七八年。雖數為長庚所敗。然前後督臣玉德阿林

保皆滿人。忌長庚功，百計掣其肘。故牽每敗歸後，嘯聚轉衆。十年冬，復以百餘艘犯臺灣，又聯合土匪萬餘攻府城，自稱鎮海王。翌年二月，長庚以浙師三千餘渡臺，水陸並進，五戰皆捷。用牽於鹿耳門，計日可擒。而牽散賤錢四百餘萬，賂督標提兵，得以殘艦三十餘突圍出海。帝遂治玉德，新督阿林保至，置酒款長庚。從容語之曰：大海捕魚，何時入網？海外事無左證，公但斬一禽，以牽首報。某即飛章報捷，而以餘賊歸善後辦理。則公受上賞，某亦邀成功。孰與窮年冒敵，倖萬一哉！長庚慨然曰：石三保，罪人傑之事，長庚不能為。且久視海舶如虛舍，不畏險也。誓與賊同死，不與賊同生。阿林保不悅，屢劾之。既不得逞，則屢飛檄趣戰。責以速挽，幕客勸長庚封章以奏。長庚破胆怒曰：大丈夫以死報國，不受唾面奪也。至是整軍進，下令皆持短兵，為必死計。與牽大戰於黑水洋。牽窮迫僅餘三舟，幾被擒者再。其叔林阿小識長庚，由蓬窗發火鎗中衣，庚遂死。而福建援將張見陞窺總督意，不戰遽引舟師退。牽得遁走安南。

十四年秋八月，浙江提督邱良功、福建提督王得祿合擊蔡牽於漁山外洋，破之。牽投水死。海道肅清。牽聞長庚死，自安南回棹，聯合朱潰游弋浙海。後潰為閩軍轟斃。其弟溇率所部降。牽勢孤，良功得祿與長庚皆崇大祀，裨將誓同生死。及長庚戰歿，日夜思為復讐。至是合兩省水師，擊牽於定海之漁山外，餘水洋血戰一日，燬牽坐船之桅樓。牽知不免，因舉礮自焚於海。其餘黨先後出降。海道乃遊然不出數年。又有天理教匪之亂。

十八年秋九月，湖南沅縣天理教匪聚眾作亂，據縣城。縣令強克捷死之。命直隸總督溫承惠為總統，馳往勦辦。天理教白蓮教之緒餘也。其傳習畿南一帶者，有八卦、榮華、紅陽、白陽、諸目。八卦

救黨徒光舉遍布直隸河南山東兩等省以河南滑縣李文成直隸大興林清為之魁更名天理
教文成黨數萬最盛而清密通宮禁賄通內侍外倚文成之眾為援會十六年秋彗星見西北方
欽天監謂其占主兵奏改十八年閏八月於次年二月諸賊遂附會之以為不利閏八月之兆又
以其經中有二八中秋黃花落地之語乃愈神其說謂據星象應在九月十五日午時將來帝幸
木蘭時據京師滑縣令強克棧偵知之密封白樞臣高杞及衛輝府知府即應麒請兵掩捕皆不
應克棧乃捕文成斷其腰下之獄其黨以事迫不及待期遂於是月七日聚眾三千據城叛戕克
棧出文成於獄於是直隸之長垣東明山東之曹定陶金鄉同時殺官圍城而曹及定陶皆陷帝
在中途聞變立命直督溫承惠發兵馳勦 敕能犯禁城皇次子吳寧禦之敗賊中和門外匪首
林清破擒伏誅滑縣奪賊以倉卒起事不及為林清之外應清遂以是月十五日使其黨二百餘
由宣武門潛入挾武器雜酒肆中日晡時分犯東西華門太監劉德才楊進忠高廣福聞進喜等
引之上城各出白旗招展或書大明天順或書順天保民皆以白巾裹首號呼堆垛崗將入養心
門為皇次子吳寧所見登樓殲其二餘賊錯愕不敢前禁軍入逆悉就擒尋擒清於黃村皆正法
帝得警報還京師首下詔罪己曰我國家以前何等強盛今乃有此事皆朕涼德所致痛哭者久
之又責諸臣謂近日諸大臣因循怠玩有為朕宣勞者求必陰持殺之以致有此大變云又帝之
在熱河聞變也閣臣董國詒力請回鑾至於泣下曹振鏞勸帝務持鎮靜時人因謂之語曰庸庸
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大師二人聞之反笑相謂曰此時之庸碌啼哭頗不容易也 冬十月
機溫承惠職以快督那彥成代之初李文成既據滑使結隊北上有教諭呂姓佯降賊因說之曰

昔川楚救軍縱橫九年。所以終於失敗者。固不據城池。無所守故也。今可閉關自守。以待他郡救。獲然後會師。北上始保萬全。文成信之。遂屯兵道口。為聲援京師計。時承恩與巡撫高杞皆按兵不動。乃詔彥成代承恩。而命固原提督楊過春副之。十一月。那彥成等攻破道口。進圍滑縣。李文成自焚死。彥成過春以十月至衛輝。合兵攻道口。破之。山東運使劉清署直督章煦同時掃清境內。而滑縣賊堅厚。糧又足。急切不能下。適文成輜車潛入輝縣山中。將募其黨。遂為羣制之。運動總兵楊芳。追及之。文成縱火自焚死。十二月。那彥成等攻克滑縣。擒救匪牛免臣等斬之。滑縣平。彥成用楊過春策。穴地攻城。賊屠戮殆盡。擒亮臣及徐安國。王道隆。而宋元成。劉宗順。馮相林皆陣斬之。三省方報勘定。而陝西南山木商夫復以歲饑罷工掠食。聚眾數千。焚木廂撫臣來勦。乃以救匪聞。詔長齡楊過春討之。

十九年春正月。長齡等生擒竊賊首逆陳四。尹朝壽。奪匪金數珍。滅箱匪肅清。冬十月。江西民朱毛。僂謀逆。建號復明。事覺。伏誅。先是有胡東輝者。購獲殘書一部。內有陣圖及僂詞。尚同邱添澤。楊易。盧勝輝。以毛僂未姓。可假託明裔。聚集積善。禪林。協謀起事。稱復明。晏朝年號。備發偽札。為撫臣阮元偵獲。磔胡東輝等十七人。絞程麟祥等三十五人。毛僂逸去。

二十年夏四月。四川中總對番酋洛布七力作亂。四川總督常明討平之。秋九月。塔什密里克回人政牙墩作亂。命大學士松筠馳往喀什噶爾勦之。奪政牙墩為外營。成軍等所擒。回莊照常安業。召歸回京。以長齡為伊犁將軍。

二十二年春三月。雲南應安邊外夷民高羅衣作亂。總督伯麟討平之。羅衣等以內地商販出邊。

貿易使奪美人生計借名驅逐漢人集眾萬餘人自稱高泥王劫掠江外土司覓伺邊郡事關命伯麟迅即派兵進剿尋獲罪衣及偽軍師章喜等皆伏誅

二十三年夏六月臨安江外逆匪高老五作亂總督伯麟派兵勦平之老五為罪衣從子因查擊逆黨逃往藤條江外糾眾搶掠土司地方借稱小窩泥王渡江進薄府城伯麟派都司桂朝陽等擒之餘逆並殲除

清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九

中英交涉之變態

仁宗嘉慶十三年冬十月以英吉利兵艦駛入廣東查總督吳熊光職以百齡代之英人自康熙十九年通商中間繼於二十三年建設商館於廣州而以粵海關檢查之嚴密及稅額之繁重欲更開新高港繼於四十年東印度會社社員甲亦普爾率商船三艘至浙江舟山寧波等地貿易浙海關稅則較粵海為輕洋商利之思原雅兩湖至乾隆二十二年開辦商船聚泊定海轉運寧波者日眾或有舍粵就浙之傾向於是高宗納浙閩總督喀爾吉善兩廣總督楊應琚之策更定浙海科則視粵海加重藉以限制洋商二十四年英商洪任輝赴天津以廣東貿易之困難訴於政府語侵粵海關監督高宗怒其妄控下之澳門獄中自是浙中貿易之途絕而廣州為中國唯一之互市場各國商船率自東莞懸虎門入口聚泊省城之黃埔然華英商人每以貨財上之關係日起紛讓英政府乃以五十七年遣使伯爵馬夏爾尼及司當東入中國要求改良兩國之交涉因提議七條(一)遣員駐京師照管本國商務(二)商船至寧波舟山及兩廣天津地方收泊交易(三)仿俄國例設商館於京師收貯貨物發賣(四)要求舟山附近小海島一處居留英商及收貯貨物(五)於廣東省城附近撥給地方一處居住英商及寄寓澳門之人准其自由出入(六)英商於廣州澳門兩河運輸貨物請免稅或減輕稅額(七)任聽英人傳教至次年其使臣自天津赴京禮吏例予旗章題曰英國貢船強令立之及抵京城政府又強令於覲見時行叩頭禮英使亦不欲以弟執小節妨其推廣商利之目的志遵例行之覲見後使臣以要

求各款向政府提議高宗以為遠人不識天朝體制妄行乞請於其條件悉駁斥之而勅諭其國王盛稱天朝威德付其使道歸會英人與法蘭西國失和法帝拿破崙頒布大陸條例禁歐洲各國與英通商時葡萄牙國獨倖命法遣兵併其地英人恐法奪澳門以是年七月遣海將度路利率戰艦十三艘進泊香山離頭洋旋以三務入黃埔並有三板船入省河以防禦法蘭西保護中英葡三國貿易為詞且願與中國協勦海賊以其意作書投粵督遂登岸公然分兵守住澳門砲臺朝廷恐其移實行占領之策飭熊光嚴詞拒絕且封禁水路以絕其糧食英人苦之至是啟校引還印度帝怒熊光惠撫不即時驅逐英艦奪其磯令劾力南河奔遠成伊犁

十九年冬十二月英吉利獲商兵船違例闖入虎門旋駛出某地英艦自十三年十月開出澳門後未幾仍屢視舊軌以兵船出入虎門至是督臣蔣攸銘派員詰責始駛出洋面於是攸銘疏定防閑策數事一嚴禁民人私為夷人服役一洋行不得用歐式建築一店號不得用夷字一清查商欠一內地民人不得私往夷館並得旨允行

二十一年秋七月英吉利使臣司當冬等謁見至宮門稱疾不成禮而退英人既以前此浙江之貿易不能遂其請願復以近年來廣東關稅有種種之藉索因於是年遣正使司當冬及副使二人來中國詣關陳訴乃使臣不遵成例於粵岸收泊徑駛至天津海口登岸謝宴時又不行三跪九叩首禮及抵京帝命於是月七日瞻禮八日於正大光明殿賜宴頒賞再於同樂園賜食九日陸麟並於是日賜游萬壽山十一日在太和門領賞再赴禮部筵宴十三日遣行至入覲日帝傳旨升殿召見忽接傳大臣和世泰奏稱使臣不能遵行俟至宮門請駕二次奏稱正使病酒頗少

緩三次奏稱正使病倒不能進見。當諭以正使回國。實督調治。令副使進見。四次奏稱副使二人亦同稱急病。帝大怒。以中國為天下共主。豈有如此。仍傲侮慢。甘心忍受之理。屢旨停其筵宴。賜物。遂之回國。並寄英王勅諭一道。備責使臣之無禮。時英廷無能通解華文者。度之外部七十餘年。至光緒十六年。薛福成使英。英人始出而屬其代。想蓋當時實未嘗設視也。又通諭中外。及蒙古王公等。託詞來使進見朝服未到。使服不能瞻謁大皇帝。和世泰等不將情節奏明。致未改期召見。不料庸臣誤事至此。朕實無顏下對臣工云云。奉命革去和世泰。理藩院尚書。蘇楞額。工部尚書。廣惠。總管內務府大臣。穆克登。額禮部尚書。

編者曰。英使此來。挾有推廣商利之奢望。僅期與中國外交上人員交涉而已。並無瞻對大皇帝之必要。而中國朝廷。必確認英吉利為海外朝貢國之一。此次使節。直為備進方物而來。做然自大。輕視鄰國。誤用其奴隸國人之習慣法。以對付歐羅巴。使臣強之行跪拜禮。遂致釀成此次之失敗。自是中英間之外交日形退步。而感情上之損失亦愈以積加。已潛伏無形之禍。幾於不覺矣。又致順治康熙間。德意志人湯若望。比利時人南懷仁。官欽天監時。皆許其侍立。不行拜跪禮。雍正年間。敕王遣使到京。世宗許行西禮。且與之握手。乾隆五十八年。英使馬格。里來華。禮臣與議禮節。欲以覲見英主之禮為言。禮臣以請高宗特旨。准行西禮。蓋中國拜跪之禮。西人萬不允遵。故後天津條約。載明遇有礙於國體之禮。斷不可行。即指此也。

清史紀事本末卷四十

道光世局

宣宗道光元年春正月壬午朔日食 二月雲南水北廳屬夷人滋事命總督慶保勦辦桑悅呢瑪善為欽差大臣督辦雲南軍務未出京而慶保奏報勦洗肅清首逆瞻眼唐老大就擒 六月安定門災 秋七月京中大疫死者日以千百數 九月命停闕省歲進荔枝樹素心蘭二項 二年春正月諭山西孟縣等二十一州縣丁徭銀兩一律攤入地糧徵收從撫臣葉世倬請也 夏五月青海番人福依等滋事陝甘總督長齡討平之 六月降吏部尚書松筠為員外郎因刪改理藩院奏稿被劾也 山東衛河溢申禁直省各衙門額外增置書役 秋八月河南新蔡救匪朱麻子滋事巡撫程祖洛捕治之 河南沁河再溢 九月四川果洛克番人滋事提督桂通討平之函以平放匪立功與羅舉齊名時稱羅桂 冬十月中禁收澧州縣書役侵漁各葬並禁澧總名目 十二月中諭海口各關津廠掣夾帶鴉片烟

三年夏五月諭直省徵收錢糧將墊完民欠名目永遠禁除 六月永定河溢 北運河溢 秋七月河南漳河溢 江南十七州縣大水民饑

四年夏四月命程含章會同蔣攸銘籌辦直隸河工 六月癸巳朔日食 彗星見西方 秋七月命毀蘇州府城西榜伽山五通祠 冬十二月以黃河泛溢革河督張文浩職在工如號一月期滿發往伊犁劬力兩江總督大學士孫雲庭革職留任

五年春三月中禁各省徵卒險虐監犯 夏五月命王鼎在軍機處行走 六月命漕運總督及

有漕各省督撫議防糧船水手並教飲錢流弊時各幫糧船水手設有潘安老安新安等教名目所祀之神曰羅祖其主教稱老官每幫有老官船一隻供設羅祖入教者投拜老官為師各船水手聯名資助統計三款約四五萬人沿途縛手尚不在內水手值直向例一兩二錢自是挾制旗丁每名索二三十千不等及衝尾前進忽然停泊老官傳出一紙名曰潘子索添價值旗丁不敢不從水手滋事送老官處治輕則責罰重則立斃沈入河中沿途招債縛手必推曾緹械關受傷者為頭目遇有弟鬪以紅箸為號人即立聚新安一教尤多匪徒至是為御史汪世燾奏請防禁諭飭漕督及各督撫悉心籌議

六年春三月初次改行海運 夏六月臺灣縣民黃文淵滋事命福建水師提督許松年馳往查辦 秋八月革提督許松年職留臺劾因督臣孫爾準故臺後勅其辦理北路械鬪案錯誤也 冬十一月臺灣餘匪悉平

七年夏四月丙午朔日食

八年春三月庚子朔日食 秋九月戊戌朔日食

九年春正月禁用光中通寶景盛通寶景興通寶景興巨寶景興大寶嘉隆通寶各種錢文 二月命回子當阿澤者止准念習經典不准干預公事其阿澤子弟有當差及充當伯克者不准再兼阿澤以示限制 秋八月帝奉太后詣盛京謁陵 九月壬辰朔日食 冬十月還京師 十一月定一子兩統服制 十二月山東地震

十年夏五月裁革州縣衙門白役地方公事至繁者不得過八十名其餘以次遞減所有白役概

行禁革從言官王璋慶請也 六月定查禁內地行銷鴉片章程 冬十月裁兩淮鹽政改歸總督管理

十一年春三月廣東黎人滋事總督李鴻賓勦平之匪首韋邑容伏法 夏五月改淮北銷鹽為

官督商運因江督陶澍奏陳淮北商力積疲請暫籌善借項官為督運也 六月禁沿邊夷民私種

罌粟 秋七月高郵湖河溢 九月新疆始行屯田法從督師大學士長齡請也 冬十二月山

東地震 行崇豐法淮北暢岸仍歸商運其餘滯岸即仿照山東浙江崇引兼行之法分設行店

聽民投行購買運銷從江督陶澍請也

十二年春正月定白陽白蓮八卦紅陽等教首犯遇赦不赦從犯亦不准援減例 三月帝謁東

陵回鑾幸南苑行圓五日還京師 秋九月陝南屬于家灣河堤為湖民盜決奪河督張井職

閏月飭江西巡撫嚴革會匪 冬十月臺灣嘉義縣民陳辦滋事命總督程祖洛將軍瑚松額

都統哈阿善馳往勦辦

十三年春正月陳辦就擒臺亂平 二月四川趙嵩慶夷人滋事命那彥寶桂沅等勦辦 夏五

月四川裁邊廳夷人桑樹格就擒餘眾皆降 秋七月四川趙嵩慶夷亂一律肅清 八月雲南地

震 九月庚子朔日食

十四年秋七月裁邊十三支夷內雅札等支夷滋事命瑚松額楊芳查辦 東河朱家灣漫口 九

月永定河溢 冬十二月以四川裁邊夷人出巢焚掠降提督果勇侯楊芳為二等侯以總兵前

往甘肅候補

十五年春正月。魯振鏞卒。振鏞在內閣。專伺人主意。昏而素不學。每奉命。衡文得試。卷稿古雅。有
輒不解事。稿卷中一二破體字。抑之劣等。於是文體日頹。而學術因之不振。又帝最厭言官言事。
振鏞亦救以此法。遇章疏中有破體。疑誤字者。輒出交部。嚴議於是。科道相戒。不敢言事。而言路
壅塞。遂使三十年中。史治日媮。民生日困。釀成內外兵禍。開千古未有之變。命皆振鏞一人之罪
也。然帝深信任之。及歿。賜諡文正。三月。山西趙城縣教匪曹順滋事。知縣楊廷亮全家遇害。
夏四月。裁邊夷匪肅清。趙城教匪肅清。

十六年秋九月。國明園三殿災。

十七年春三月。予告陝甘總督昭勇侯楊遇春卒。予誥忠武。遇春結髮從戎。大小數百戰。皆陷陣
冒矢石。或冠翎皆碎。或袍袴皆穿。未嘗受毫髮傷。帝嘆為福將。夏六月。裁邊夷人滋事。命鄂山
勦辦。秋七月。命山東鹽務改歸巡撫管理。冬十月。停吉林採珠。十一月。四川涼山夷人滋
事。將軍凱音布總督鄂山討平之。

十八年夏五月。降悻親王。繇愷為郡王。以違例囚禁多人。復將優人。藏匿府內故也。秋九月。革
莊親王奕劻輔國公溥善爵。因赴尼僧廟內吸食鴉片煙也。冬十一月。申禁旗人婦女纏足。
貴州民人謝法真作亂。總督伊里布討平之。

十九年秋九月。南方地震。

二十年春二月。壬戌朔日食。河東河道總督朱毓英卒。予誥恭勤。毓英倡以輯代石之法。治河
有功。後世師之。三月。湖北提督羅思舉卒。予誥壯勇。思舉以騎勇從軍四川。起家至節鎮。威名

亞二楊(遇春芳)軍中號為羅必勝。冬十二月革戶部侍郎文慶儀文慶典試江南私帶湖南舉人熊少牧入關被劾。

二十一年夏六月河南下南廳祥符汎河溢。羊河督文冲職以朱裏代之。尋命王鼎督辦東河大工。發遣伊犁林則徐折回東河効力。

二十二年春正月湖北崇陽縣民鍾人杰作亂討平之。夏四月天矢星見於西南。五月大學士王鼎自授平陰文恪。鼎治河厥功歸以爭和議。效史魚尸諫自縊。死為遺疏。嚴劾穆彰阿。並薦林則徐可大用。穆彰阿懼使其門下士張帝以危言煽鼎之子伉。取遺疏出。帝令其同邑人軍機章京蘇溎剽草一藁以進。秋八月江南桃北廳河溢。

二十三年夏四月。羊熱河都統琦善古城領隊大臣文蔚。葉爾羌幫辦大臣奕鯉。三人職。先是以海疆失律。前後連治將軍奕山。奕鯉。參贊文蔚。總督琦善。牛鑑。提督余步雲。諸人。却議余步雲斬立決。文蔚革職留任。餘擬斬候。乃余步雲正法二日。即行起用。琦善。文蔚。奕鯉等。御史陳慶鏞奏稱琦善等三人起用為刑賞失措。無以服民。帝屈於清議。命革三人職。諭獎慶鏞敢言。不數月。三人及奕山。牛鑑。又均起用。且隆隆驟遷。而慶鏞以事降調。解組回籍矣。六月雲南南向土匪作亂。討平之。河南中牟河決。羊河督慧成職。以鍾祥代之。旋命尚書麟魁。廖鴻荃。往督辦。冬十一月己巳朔日食。

二十四年春二月。中牟堵口復決。羊麟魁。廖鴻荃職。三月臺灣民人洪協作亂。被就誅。夏六月。直隸永定河溢。秋七月。湖南耒陽縣民陽大鵬作亂。被就執。伏誅。湖北荊州萬成隄溢。

八月命寶興擊辦四川國匪 山西河南陝西湖北安徽等處 江南地震

二十五年夏四月丙午番人作亂總兵應和被殺命惠吉赴甘肅查辦 六月江蘇中河廳桃源

汎河溢

二十六年春三月帝幸南苑行圍六日還京 夏五月前任湖南提督吳勇侯楊芳卒 子益勳

勇芳與溫春齊名稱二楊 閏月雲南永昌回人作亂 六月東南各省地大震 冬十月又震

二十七年春正月緬人擾邊 三月永昌回亂肅清 六月京師地震 宋星殞 秋八月喀什噶

爾回人滋事按布彥暴為定西將軍奕山為參贊大臣馳往勦辦 九月丁丑朔日食 冬十二

月湖南乾州嚴苗人滋事命裕泰等勦辦尋撫定

二十八年夏四月朔雨廣湖南江西各督撫飭軍會匪 秋八月申定道府以下官祖孫父子兄

弟及外姻親族同省同府回避例 督撫與河督鹽政有屬糾察者亦令回避 冬十月諭浙江巡

撫劉韻珂飭軍浙江沿海盜匪 申諭海疆各督撫提鎮督飭水師堵擊洋盜

二十九年春二月庚子朔日食 四川中越對野番工布朗出巢滋事命琦善勦辦 夏四月江

蘇浙江安徽湖廣大雨五旬餘水驟漲田廬沒水之大為百年所未有 申諭山東巡撫徐澤醇

飭軍沿海村場盜匪 五月中越對野番平 冬十一月正陽門前樓災

三十年春正月甲午朔日食 帝崩皇四子奕訢嗣立帝壽六十有九 諡曰成廟號宣宗昇易州

平安峪 贊皇陵